

猎虎记



水浒故事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猎虎记

原著 施耐庵

改编 丁国联



绘画 凌涛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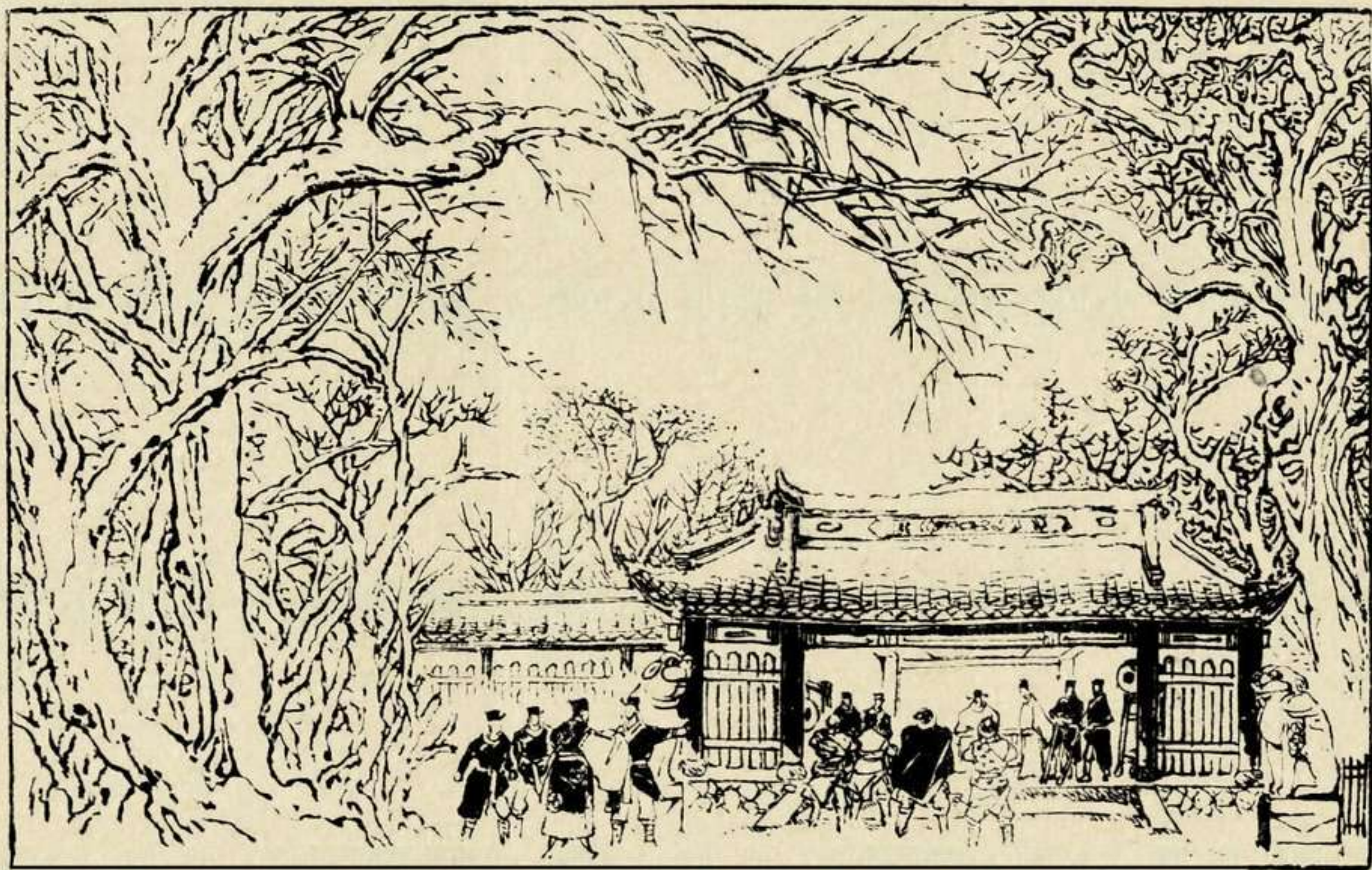
【内容提要】 这是《水浒》中又一个“逼上梁山”的故事。

猎户解珍、解宝弟兄俩受了官府的杖限文书，限三日内猎得猛虎，否则，重责不恕。第三天清晨，弟兄俩猎得猛虎一只，不料落入当地大财主毛善的后园。毛善勾结官府，赖虎领赏，诬害解氏兄弟手持器械、白日抢劫，将他们押入监狱，准备置于死地。

狱中有个小牢子乐和路见不平，报信给解珍的表姐顾大嫂。顾大嫂和孙新、孙立等人设计杀了这伙赃官劣绅，救出了解家兄弟。随后，他们一起上了梁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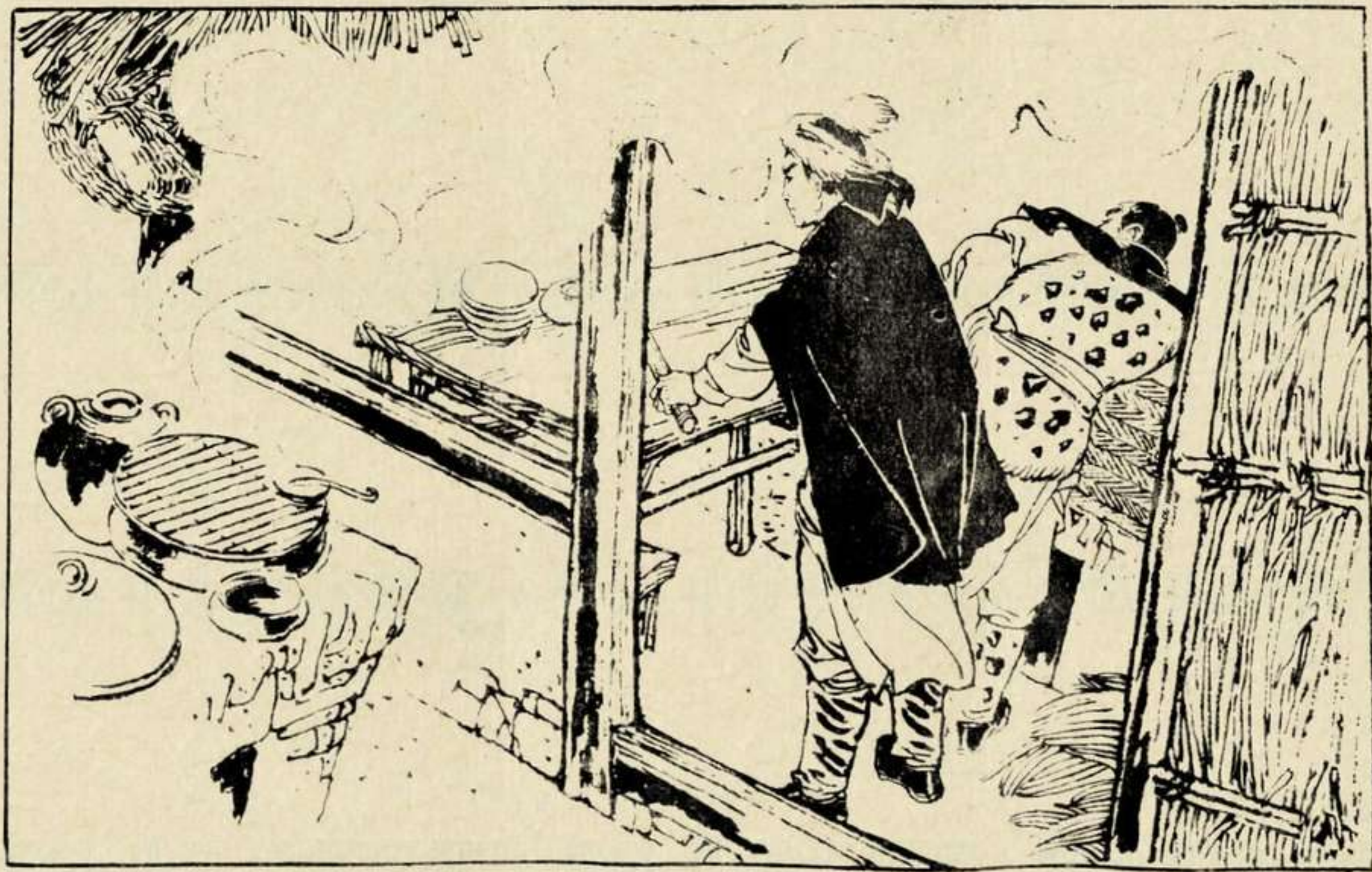
(1) 北宋徽宗年间，山东登州城外有座万华山。山上怪石嶙峋，虎狼出没，常伤人害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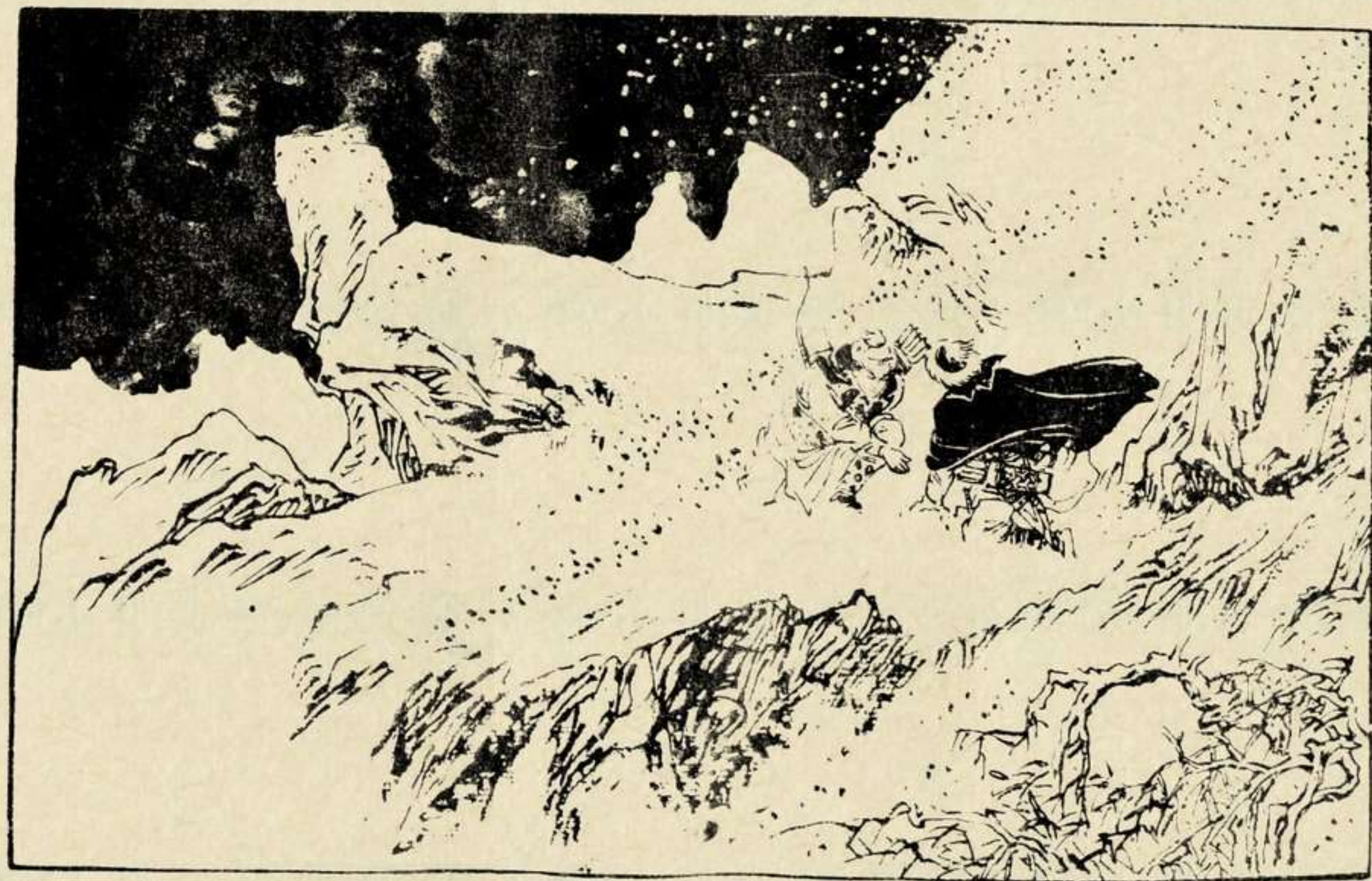
(2) 一天，登州知府拘集猎户，当厅委了杖限文书，三天之内猎得猛虎，赏钱百贯，插花披红；否则，就要重责八十棍，枷号一个月。乡里的里正毛善也被传去，当堂委了文书。



(3) 猎户中有兄弟两个，哥哥叫解珍，人称两头蛇；弟弟唤解宝，绰号双尾蝎。两人性情耿直，武艺出众。解珍请知府多宽限几天，知府拂袖退堂。



(4) 解家兄弟无奈，回到家中，连忙整顿窝弓药箭，弩子钢叉，穿上豹皮裤、虎皮套，径奔万华山。



(5) 这时正值隆冬季节。彤云密布，朔风呼啸，吹到脸上象刀刮似的。两人下了窝弓，去别处等待，候到日落西山，不见虎影，便收拾窝弓下山。



(6) 第二天，弟兄俩带了干粮，再上山伺候，直等到五更，冻得瑟瑟发抖，还是没有动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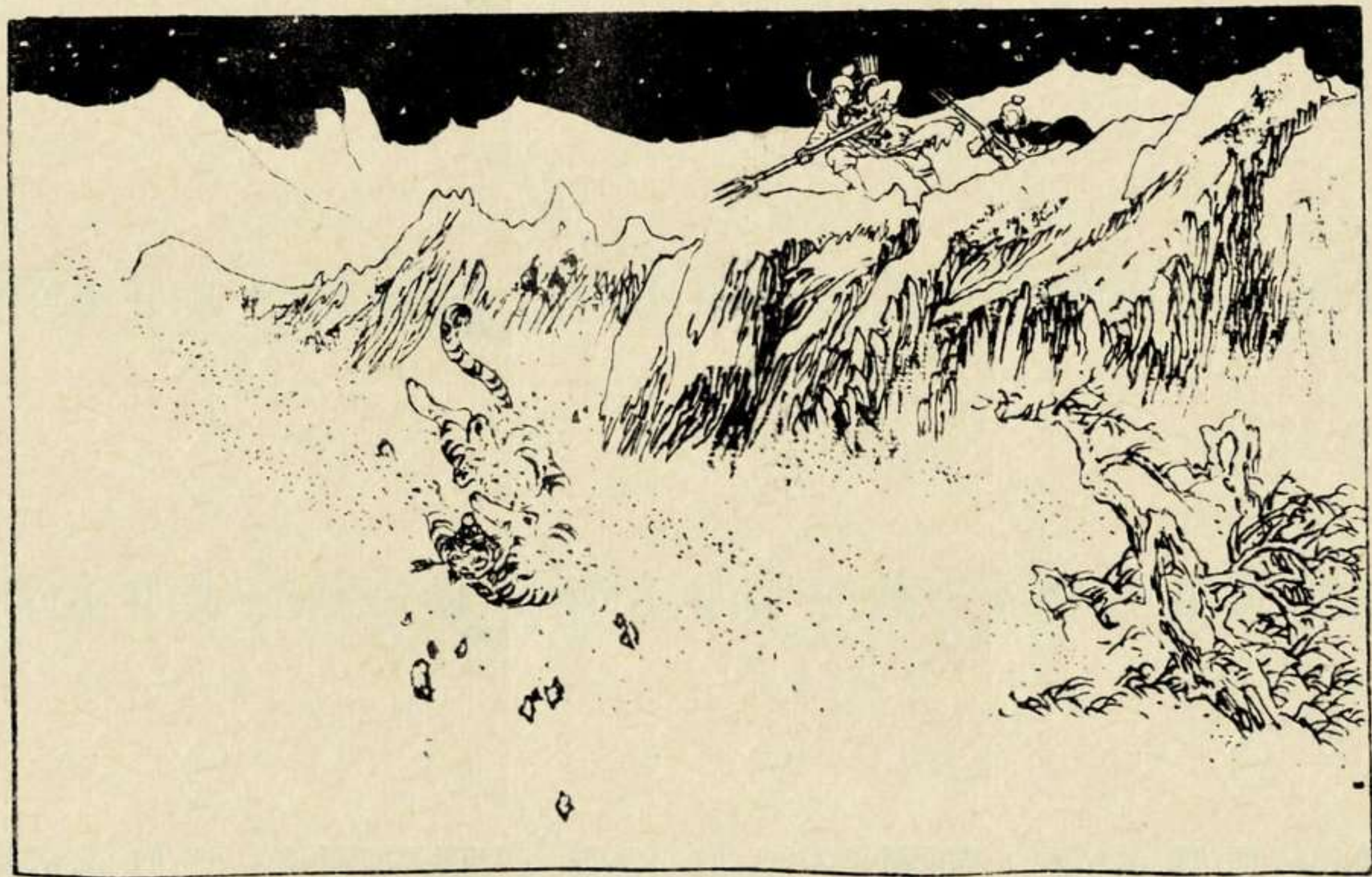
(7) 两人移到西山，虽是天寒地冻，朔风凛冽，但仍得耐着性子坐等，眼看天色微明，还是不见虎影，心焦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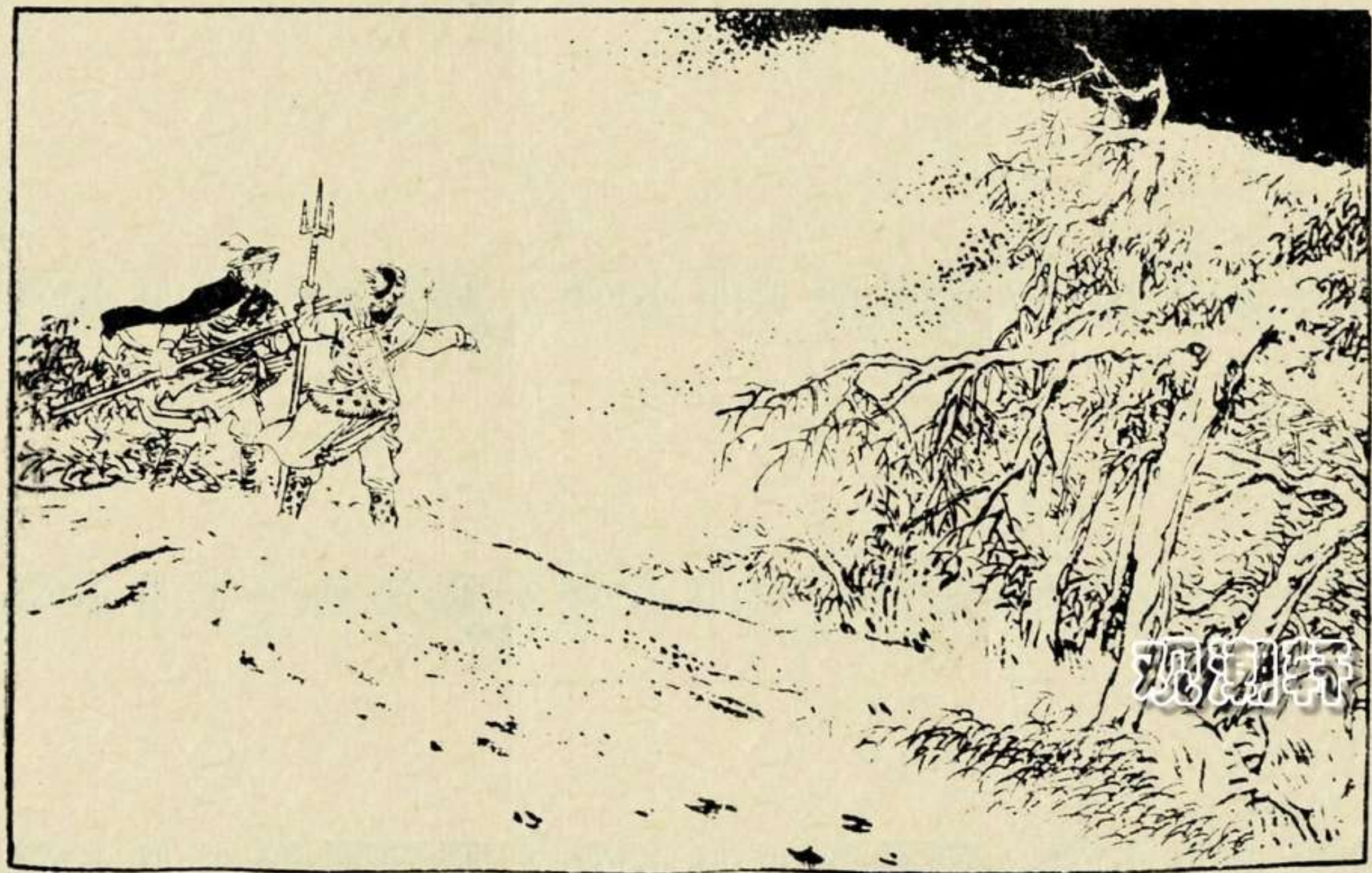
(8) 熬到第三天四更时分，两人已经筋疲力尽，双眼迷糊，蒙眬地睡着了，忽听得“飕”的一声窝弓响了。



(9) 两人跳将起来，揉了揉惺忪的眼，拿起钢叉四下搜寻，只见一只老虎中了药箭狂逃。



(10) 两人紧追不舍，不到半里路，药力透来，那虎抵挡不住，大吼一声，骨碌碌地滚下山去。



(11) 解宝仔细一看，下面是毛善庄的后园，就说：“上他家讨取大虫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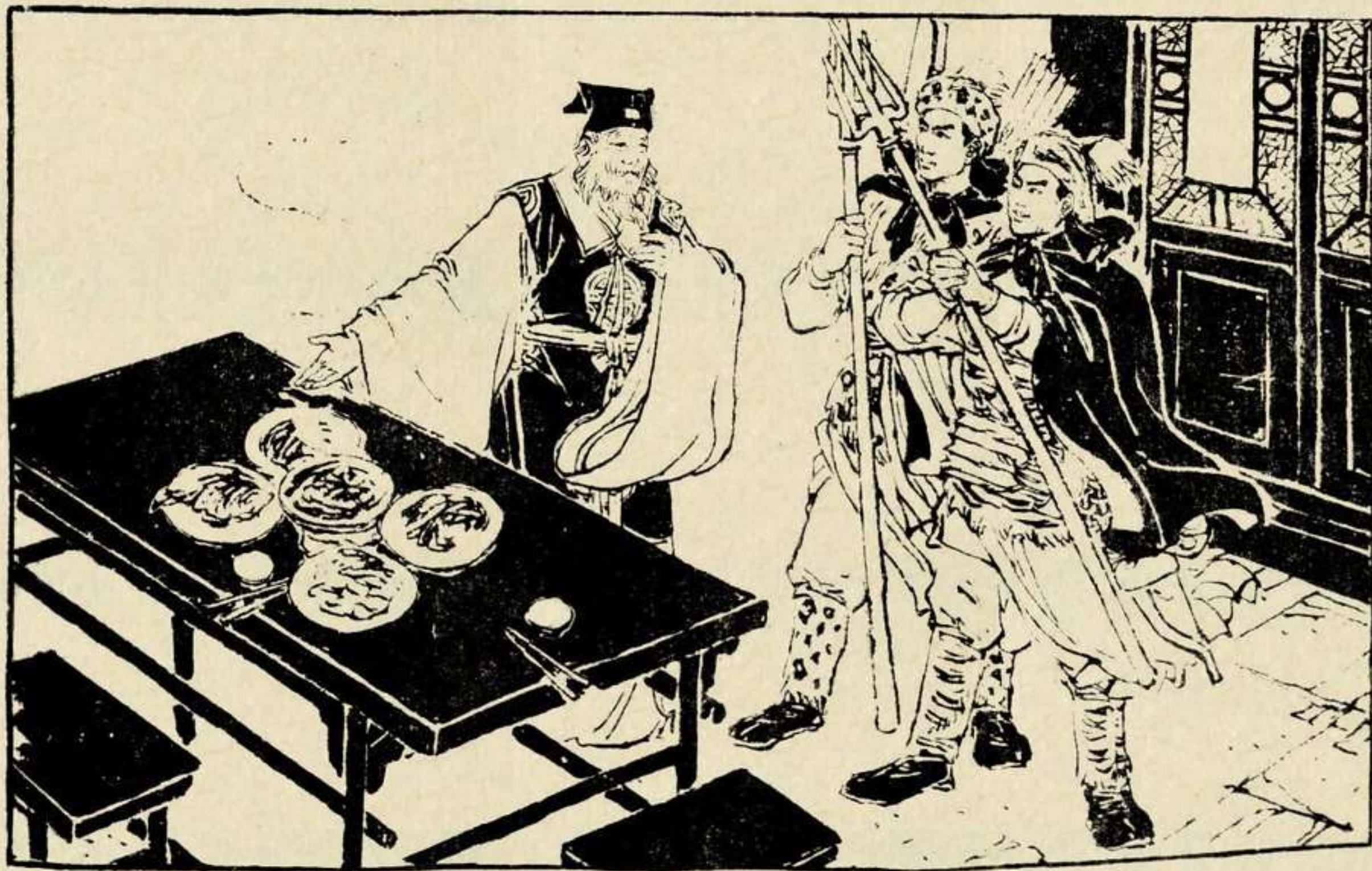
(12) 弟兄两个提了钢叉,径下山来,投毛善庄上敲门。此时天色方明,一个庄客开了门,问明情由,忙去通报毛善。



(13) 过了多时,毛善才走出来。解珍、解宝放下钢叉,拱手道:“伯伯,多时不见,今天特来拜扰。”毛善道:“贤侄如何来得这么早?有什么话要说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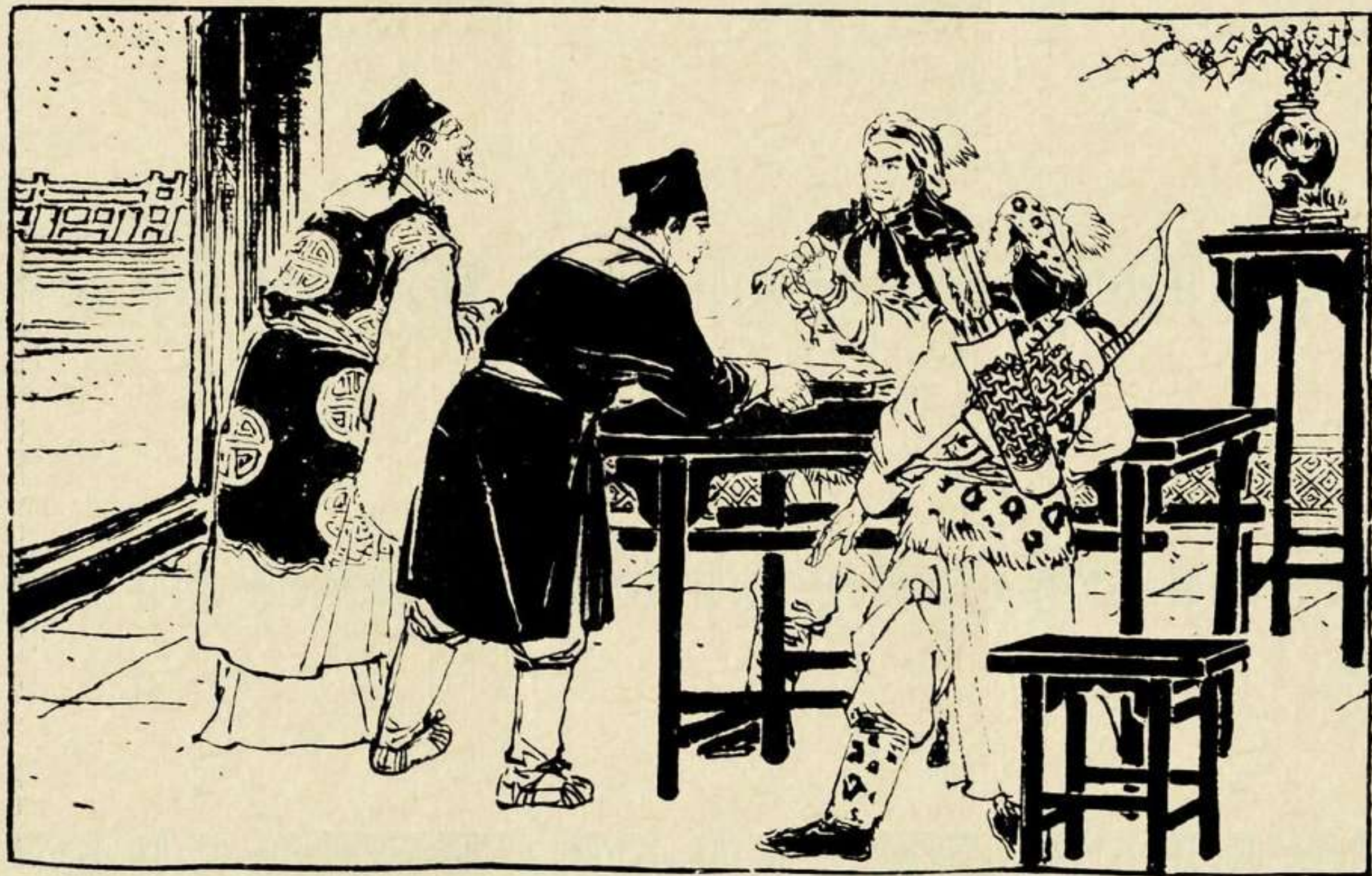
(14) 解珍道：“无事不敢惊扰老伯。小侄因知府限期，捕获大虫，一连等了三日，今早五更，射得一个，不想从山上滚下，在伯伯园里。望烦借一路，抬取大虫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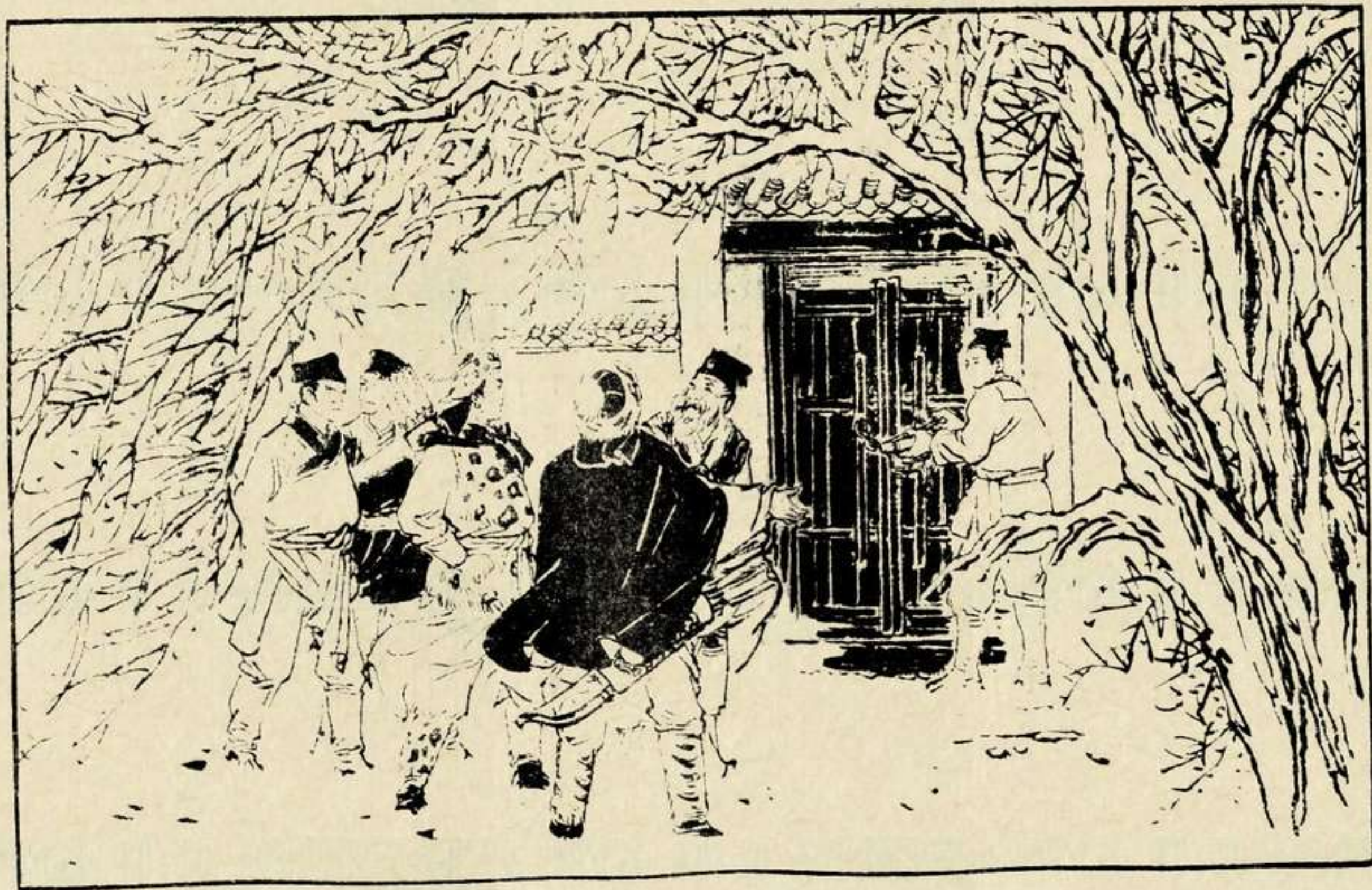
(15) 毛善一听,闪身让他们进去。他吩咐庄客抬来酒饭,请他们吃了早饭再去取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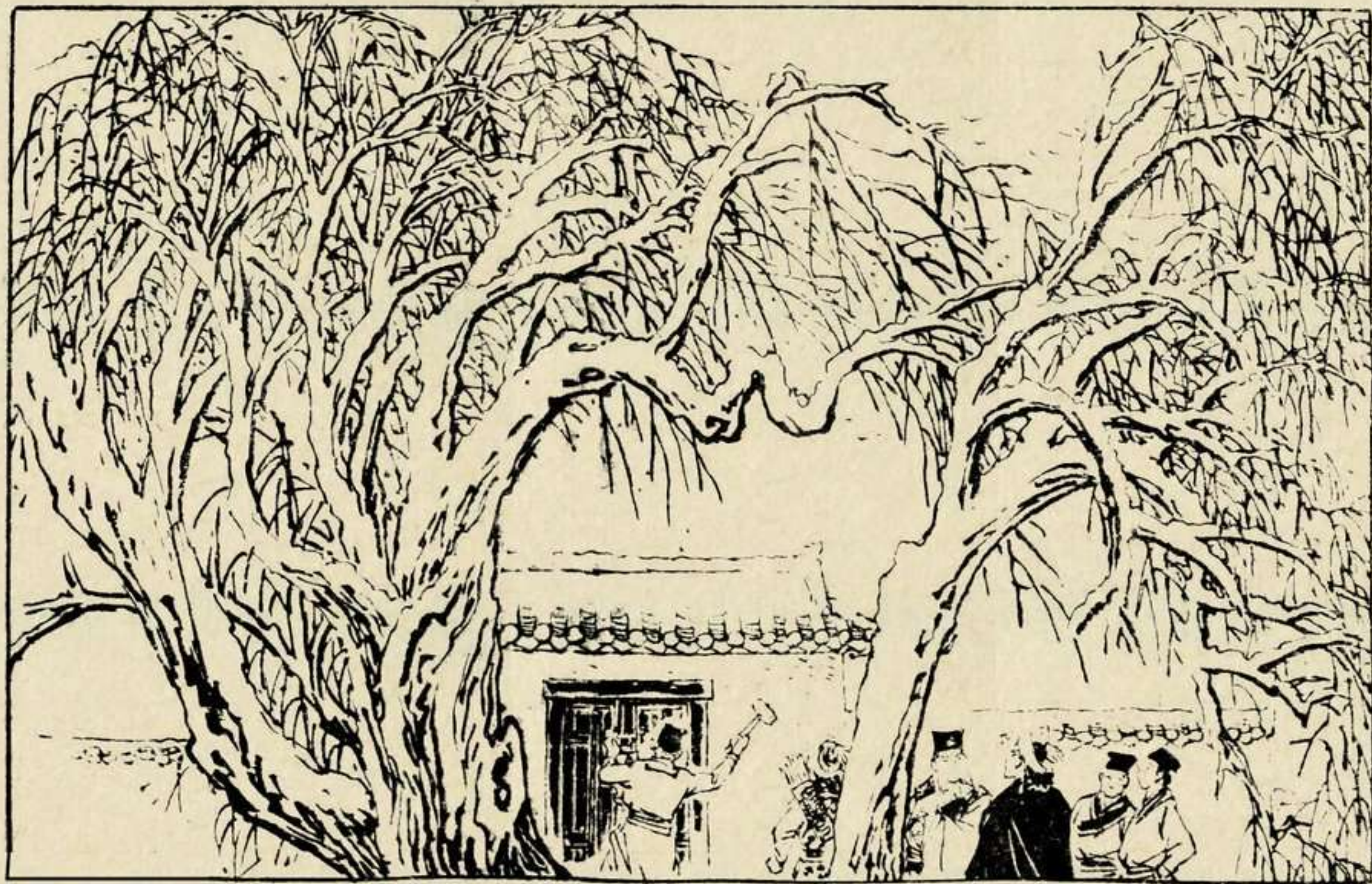
(16) 吃了酒饭，两人谢道：“感承伯伯厚意，望烦引去，取大虫还小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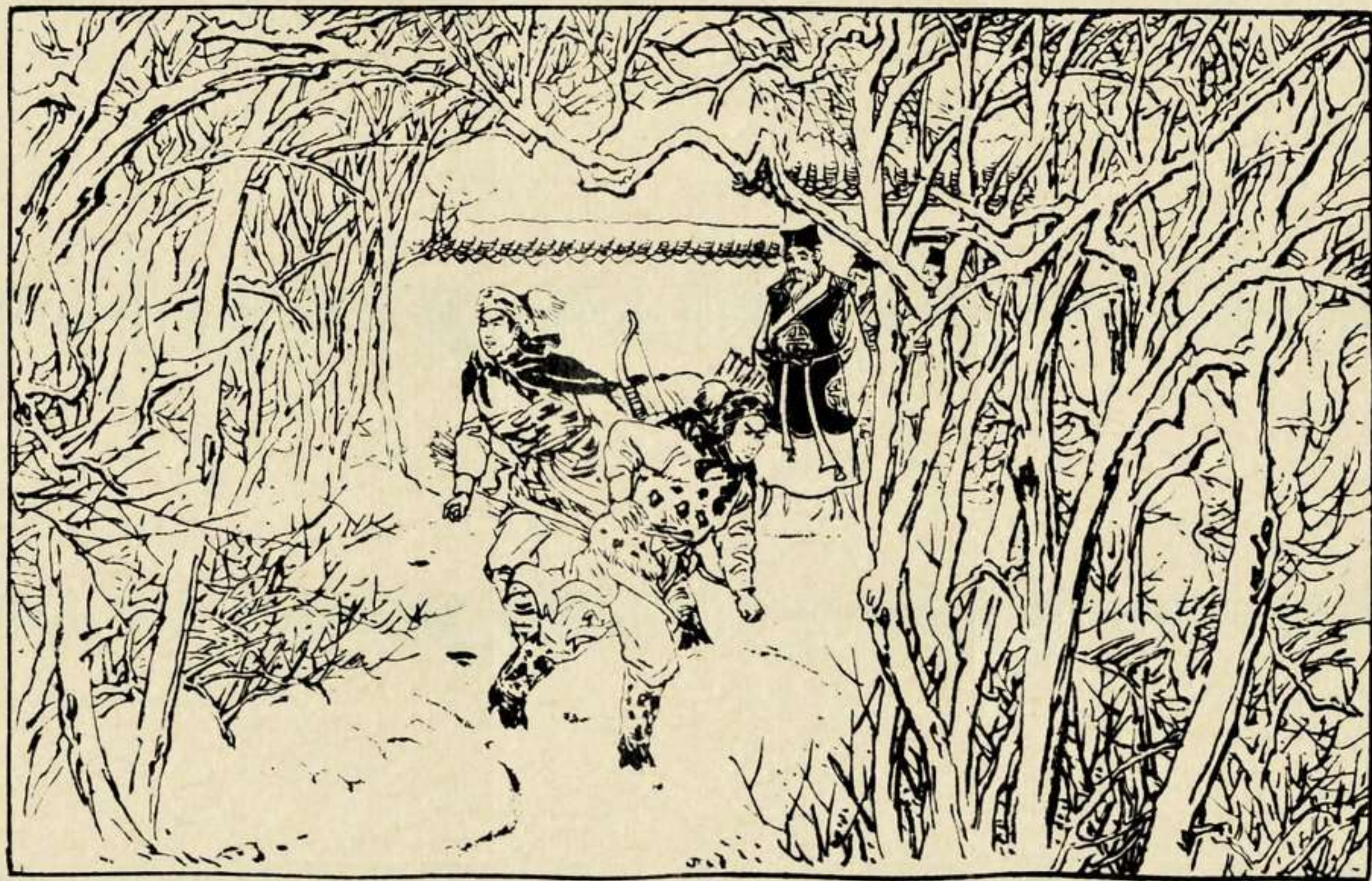
(17) 毛善摆手道：“既是在我庄后，怕没了吗？吃杯茶，再去取未晚。”解珍、解宝不敢相违，只得又坐下。



(18) 过了半晌，毛善才陪解家兄弟去庄后，见园门锁着，叫庄客取钥匙打开，但百般也开不开。



(19) 毛善说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，怕锁簧锈了，就叫庄客用铁锤来敲。



(20) 敲开了锁，众人走了进去。解珍、解宝查遍园内四周，不见大虫的影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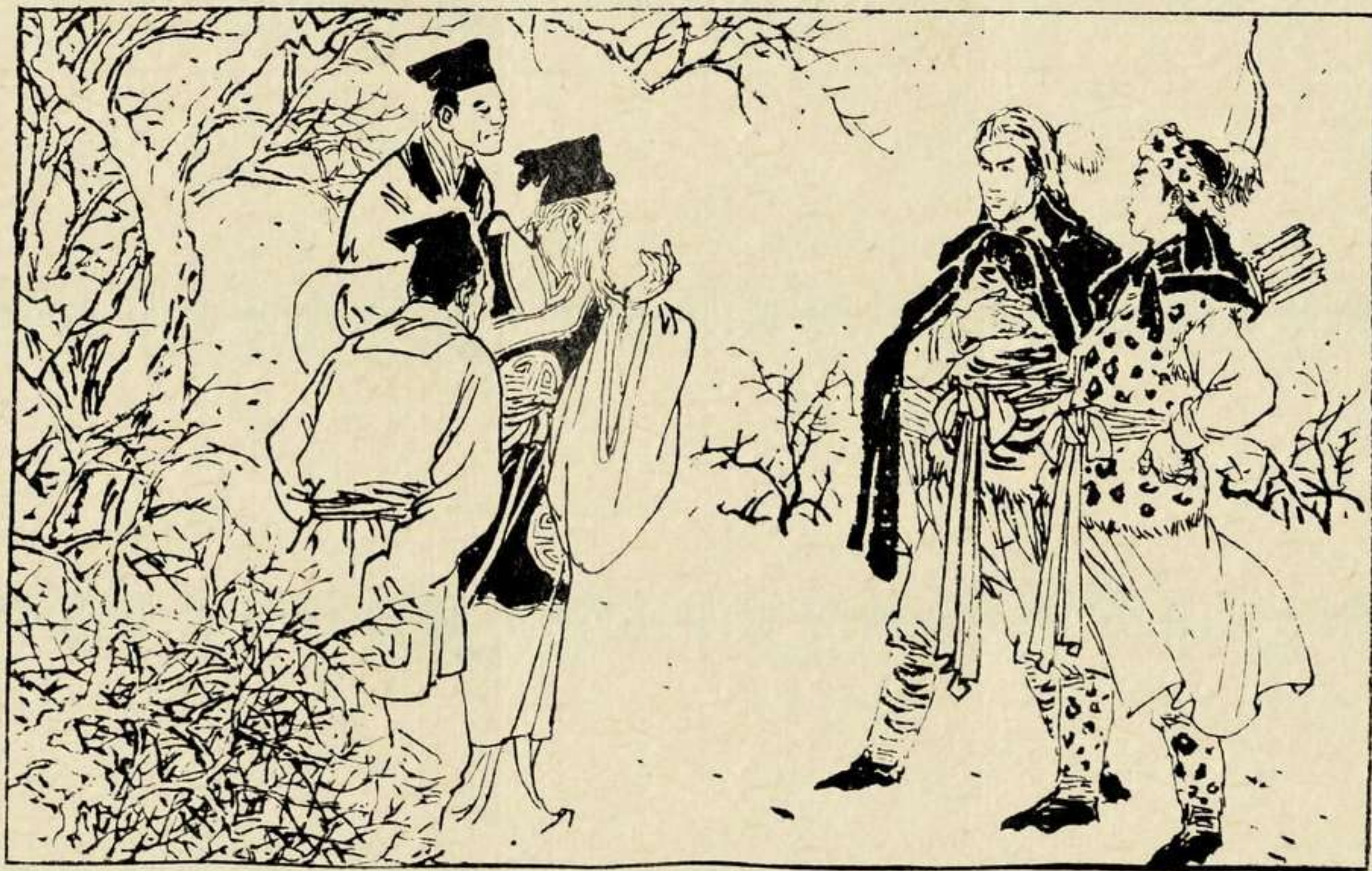
(21) 两人正纳闷时，毛善道：“贤侄，你两个莫不错看了，敢不曾落在我园里吧？”解珍道：“怎么是我两个错看了？是这里生长的人，谁个不认得？”毛善说：“那你自己去寻吧，有便抬去。”



(22) 弟兄俩继续向前搜寻，解宝见脚下有一片枯草滚得平平的，而且还有许多血迹，忙叫哥哥来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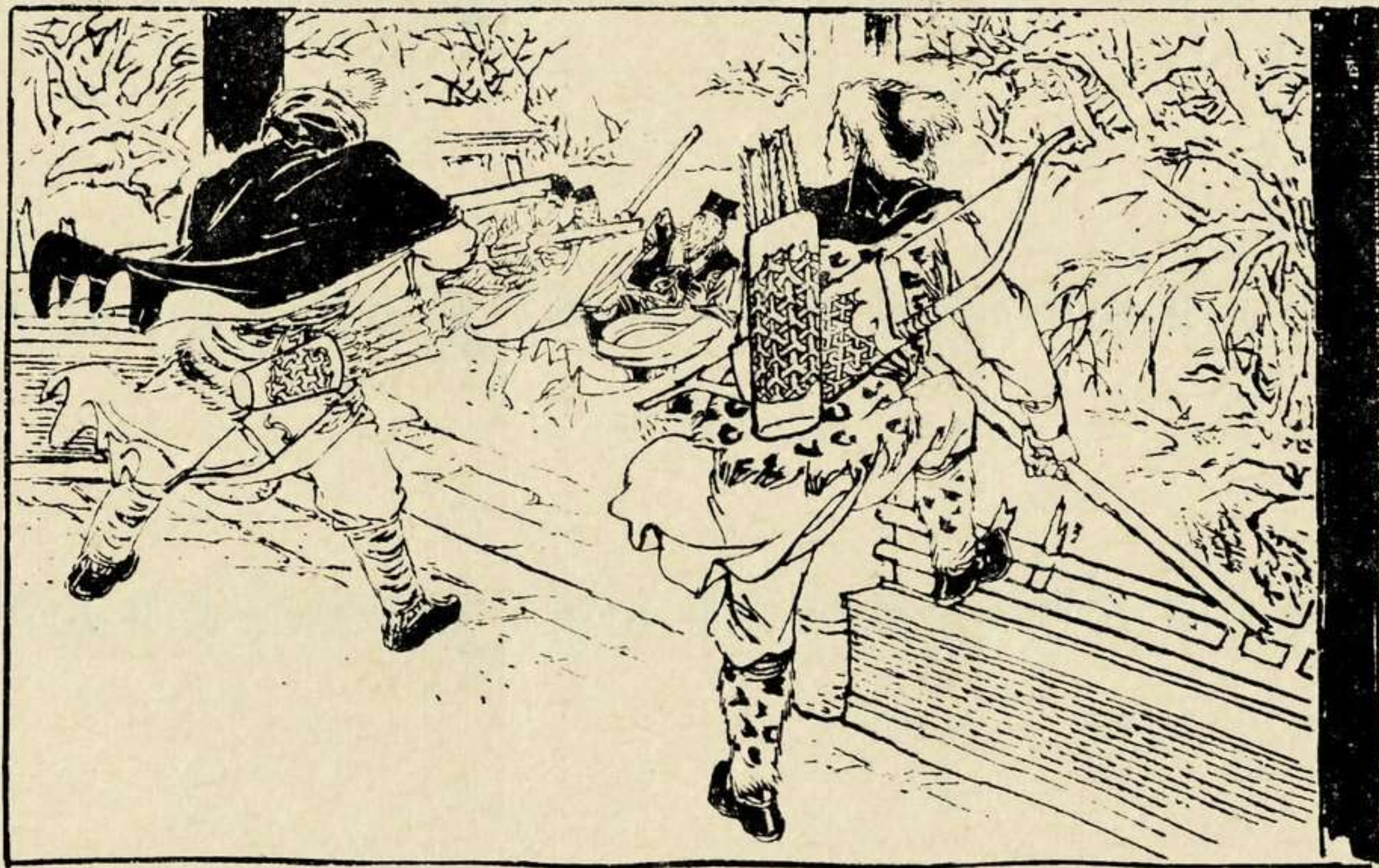
(23) 解宝对毛善说：“这一带草滚得平平的都倒了，又有血迹在上面，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走了。”毛善道：“我庄上的人怎知园内有大虫？又怎么抬走了？你也看到方才是敲锁进来的。如何这般说话？”



(24) 解珍知道他在耍赖，仍和悦地说：“伯伯，请你还这大虫去解官。”毛善厉色道：“你俩好无道理！我好意请你吃酒饭，你反倒诬我赖大虫。”解宝叫道：“你是里正，也委了文书，自己没本事，倒来吃现成的，教我们吃限棒！”



(25) 毛善道：“你吃限棒，干我什么事？”解珍、解宝睁眼问道：“你敢让我搜一搜么？”毛善发作道：“民宅岂容乱闯，你两个小畜生休得无礼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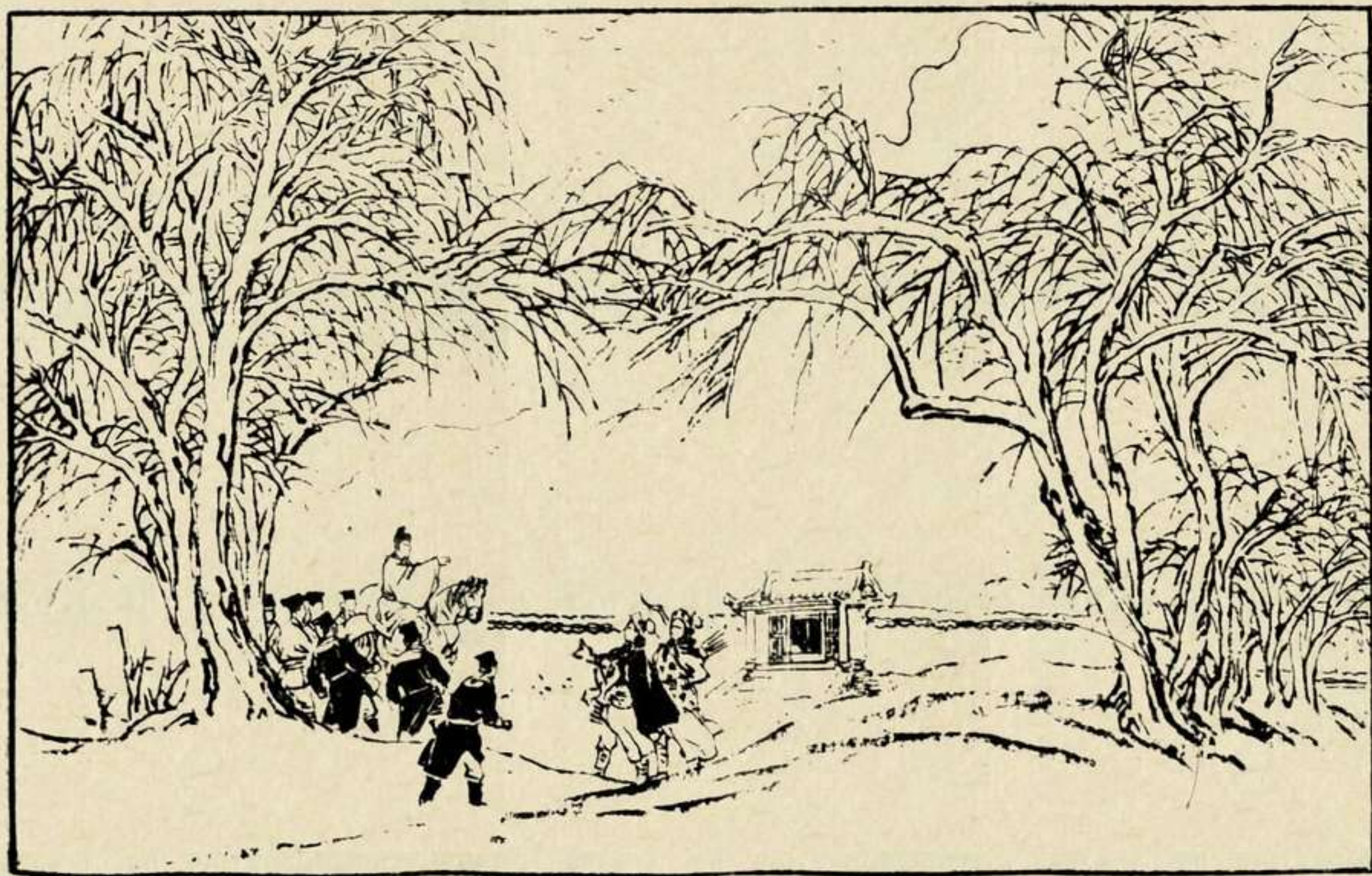
(26) 解宝不听，抢步进入大厅，到处搜寻，寻找不着，心中大怒，便在厅前打将起来。



(27) 解珍也攀折栏杆，打将过去。毛善大叫：“解珍、解宝白日抢劫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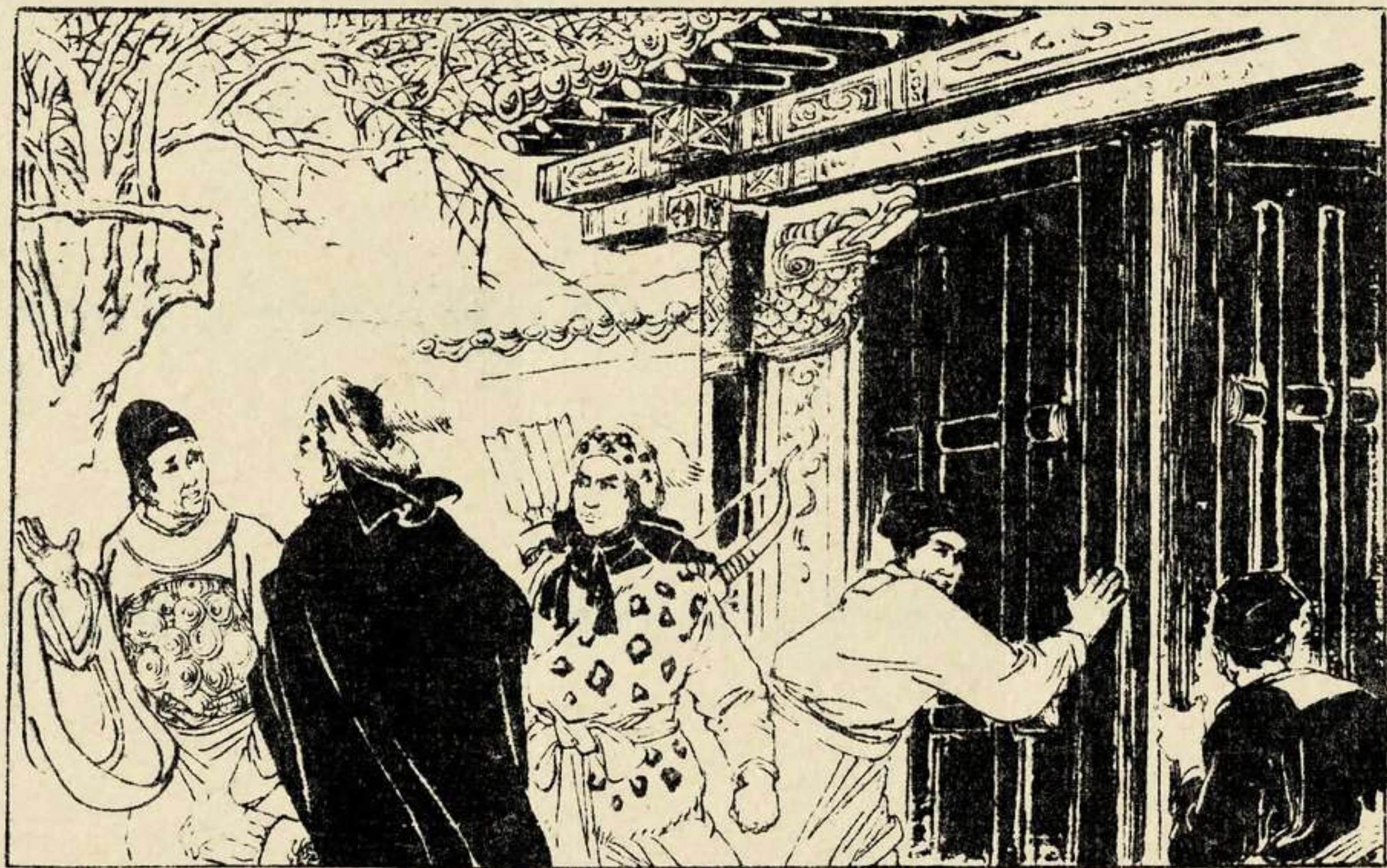
(28) 喊声刚落，众庄客手提棍棒，涌了出来。弟兄俩因手无寸铁，打碎了一些桌椅，拔步出门，指着庄上骂道：“你赖我大虫，和你官司里去理会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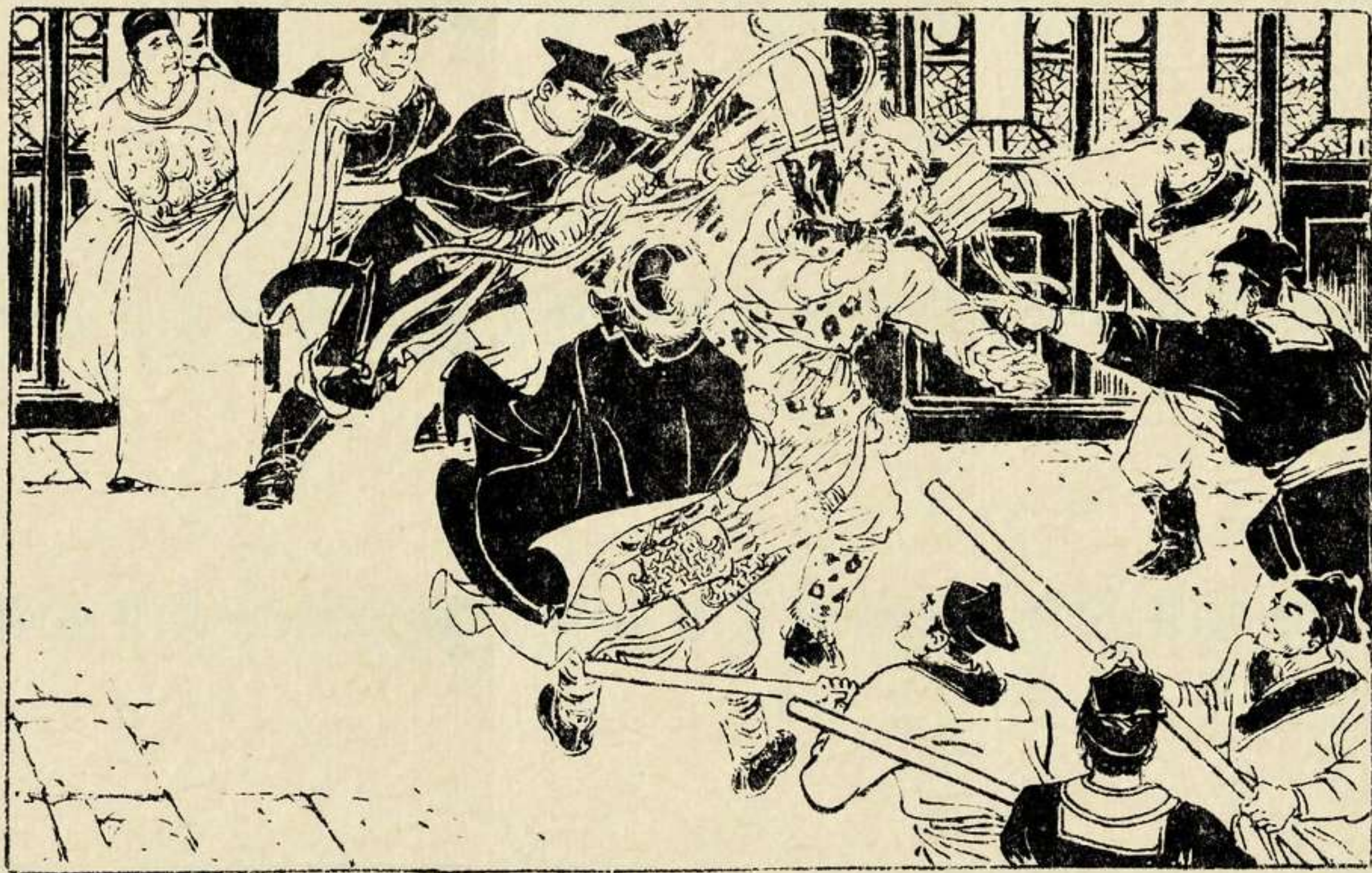
(29) 正叫骂间，只见二三匹马投庄上来，后面跟着一伙公人。解珍见领头的是毛善的儿子毛仲义，上前说：“你家庄客捉了我大虫，你爹不肯还我，反倒要打我弟兄两个。”



(30) 毛仲义带着歉意说：“这是村人不懂事，父亲被他们瞒过了。你两个不要发怒，随我进去，讨还给你们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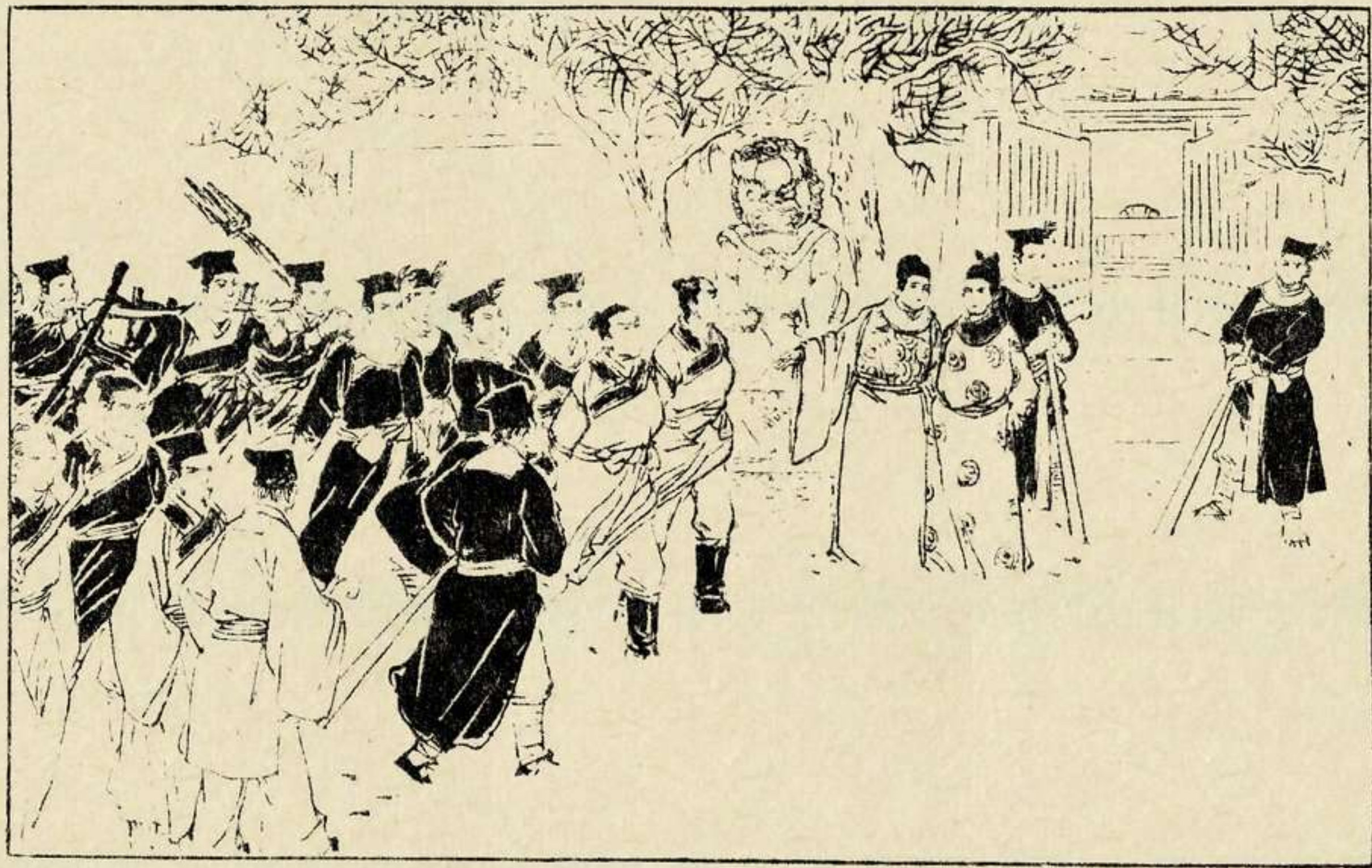
(31) 弟兄俩谢过毛仲义，随他进了庄门。刚进入，庄客便关上了庄门。



(32) 毛仲义喊了声：“下手！”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，并马后带来的公人一起涌上。弟兄俩措手不及，被绑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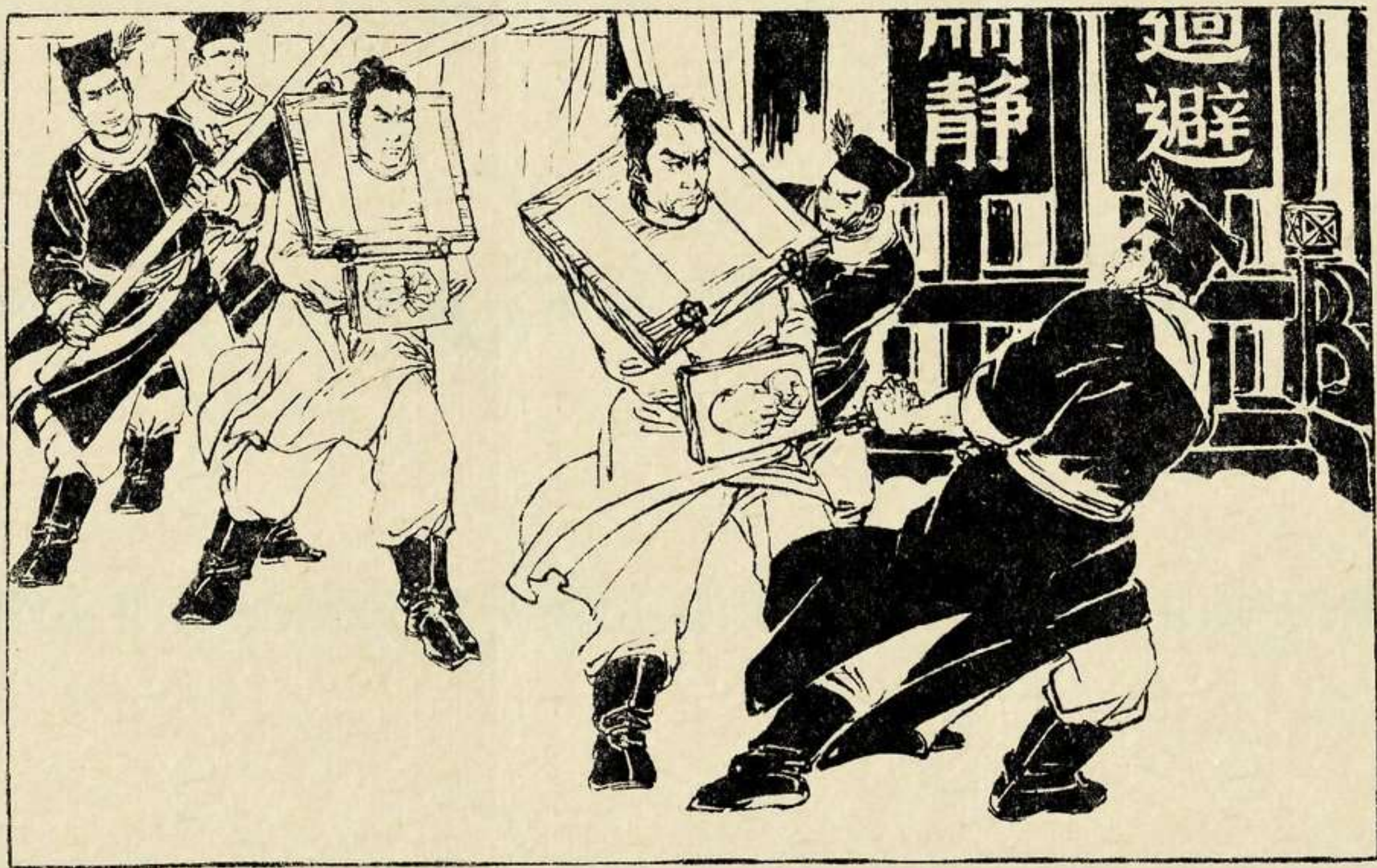
(33) 毛仲义立刻变脸骂道：“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只大虫，如何来白赖我的？你们乘势抢掳我家财物，打碎家中什物，该当何罪？现解上官府，也与本州除一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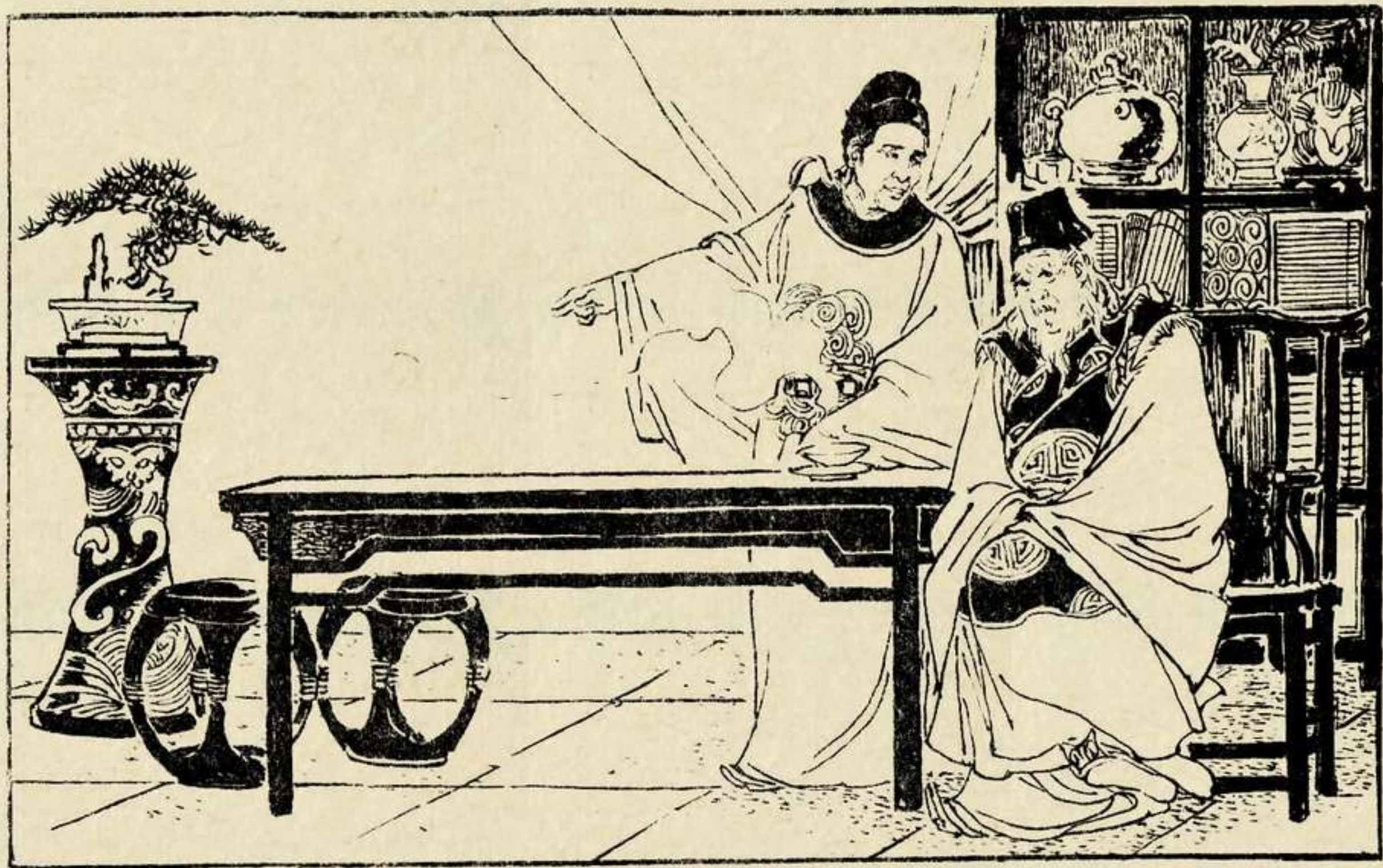
(34) 原来毛仲义五更时，先把大虫解上州里，再带上公人来捉解珍、解宝。弟兄俩不知是计，误入圈套。毛善教人剥了他们的衣服，拿了钢叉，抬了打碎的什物，一起解上州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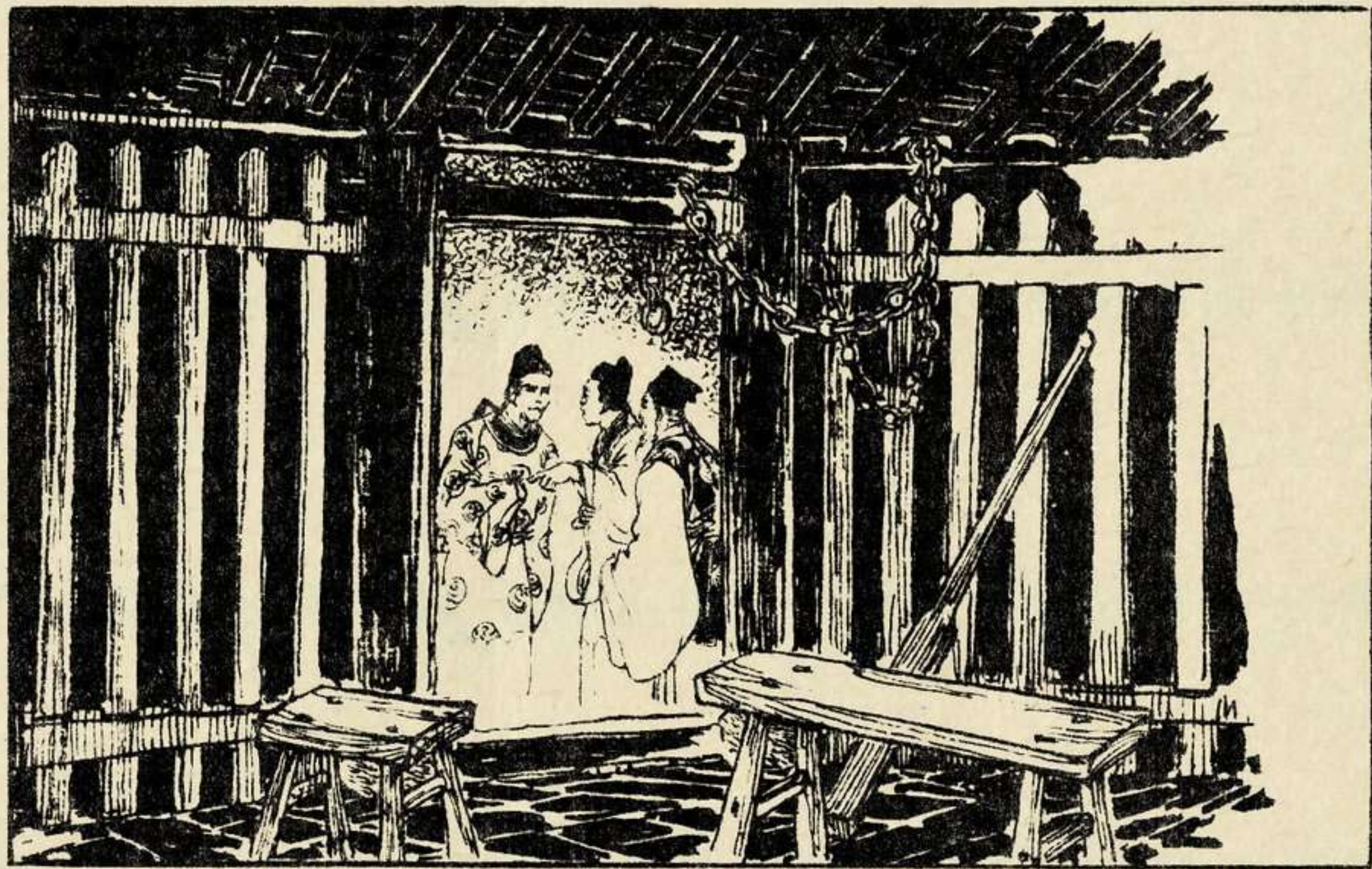
(35) 州里有个六案孔目，姓王名正，是毛善的女婿。他早已给知府送了银两，禀说了此事。他见解珍、解宝押到，不由分说，捆翻便打，定要他俩招认混赖大虫，持械抢劫。



(36) 弟兄俩性情刚强，任衙役们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淋，至死不招。知府无奈，教人取两面二十五斤的重枷，钉了暂押大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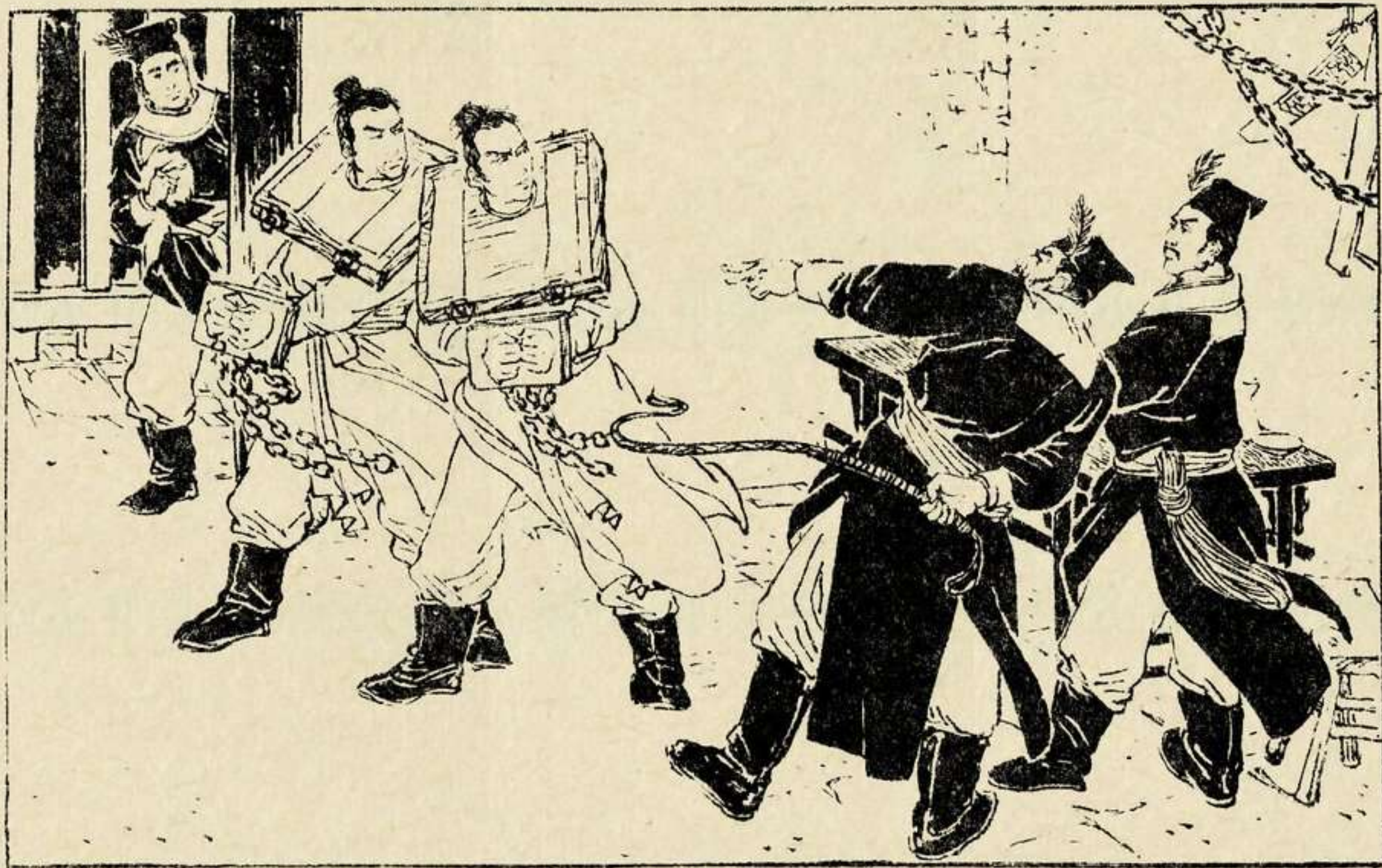
(37) 毛仲义回到家里，对父亲说：“这两个已与我家结下深仇，若是放了回来，全家必遭祸害，不如一发结果了他，免致后患。”毛善连连称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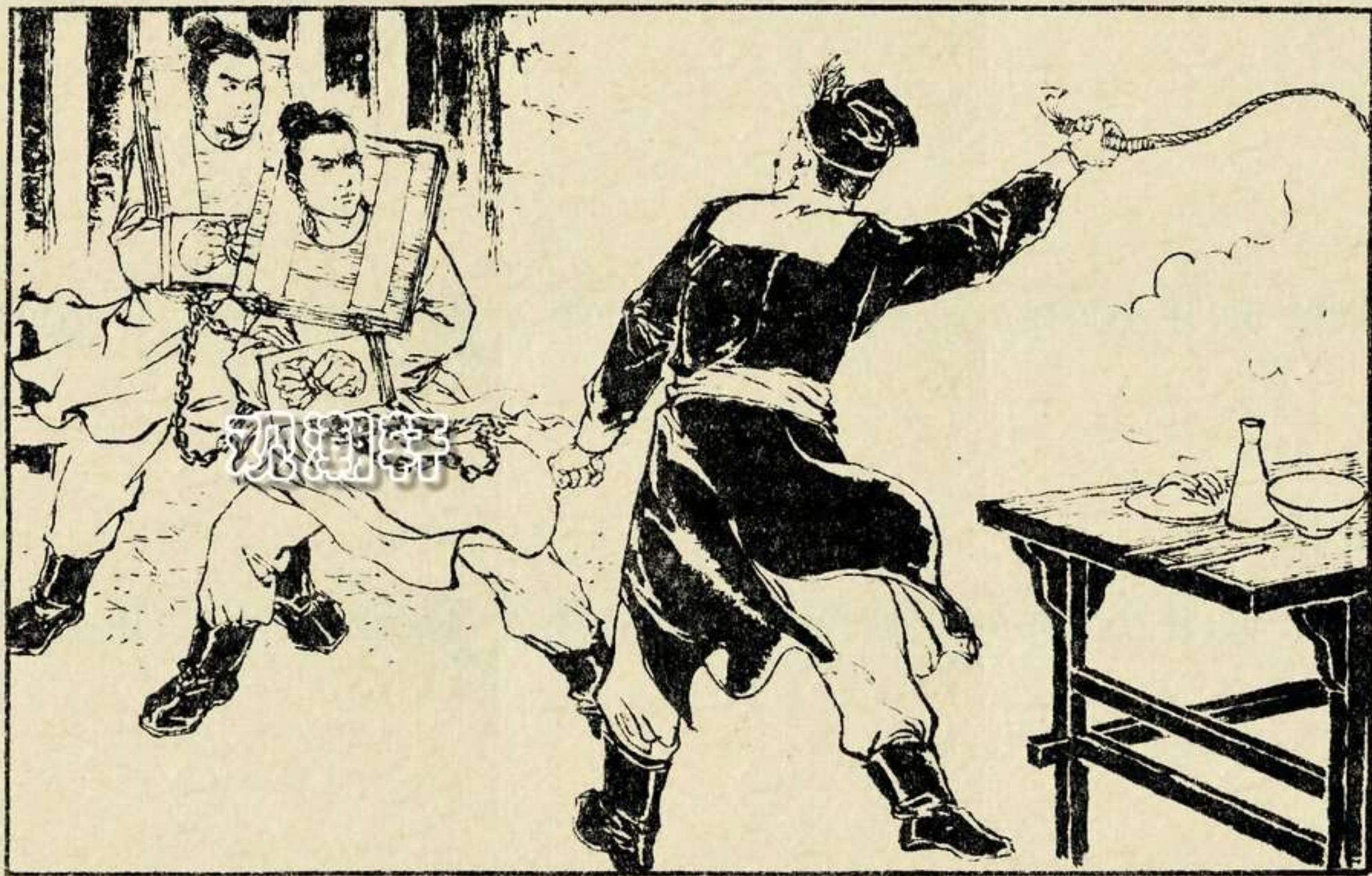
(38) 父子俩带了银两，来到州里，找到王正说：“这些银子请与知府打通关节，替我一发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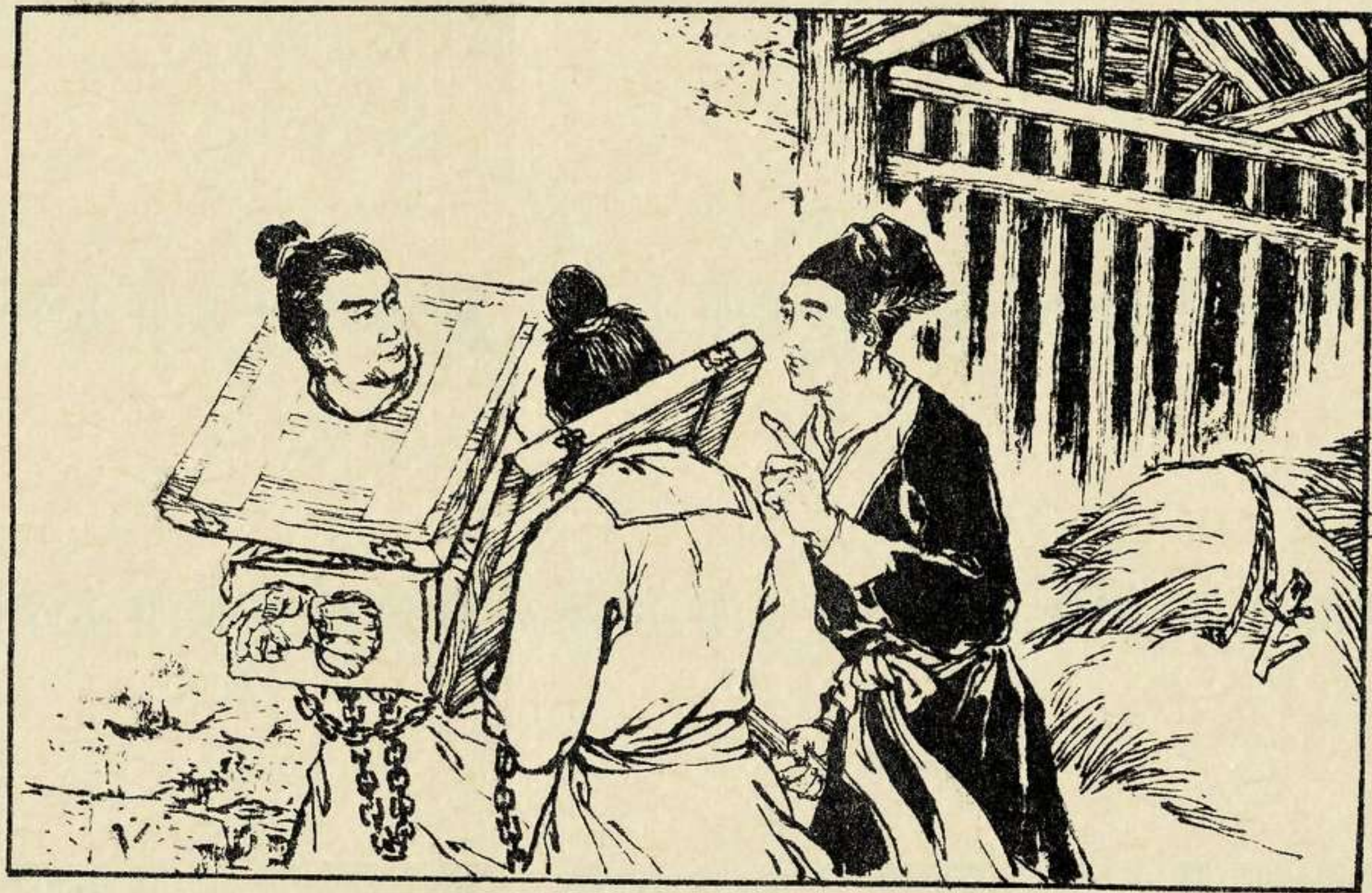
(39) 就这样，解珍、解宝从大牢移到了死牢。看守的包节级，得了毛善的银两，准备伺机结果他俩性命。这天，他坐在亭心上，吩咐小牢子将解珍、解宝押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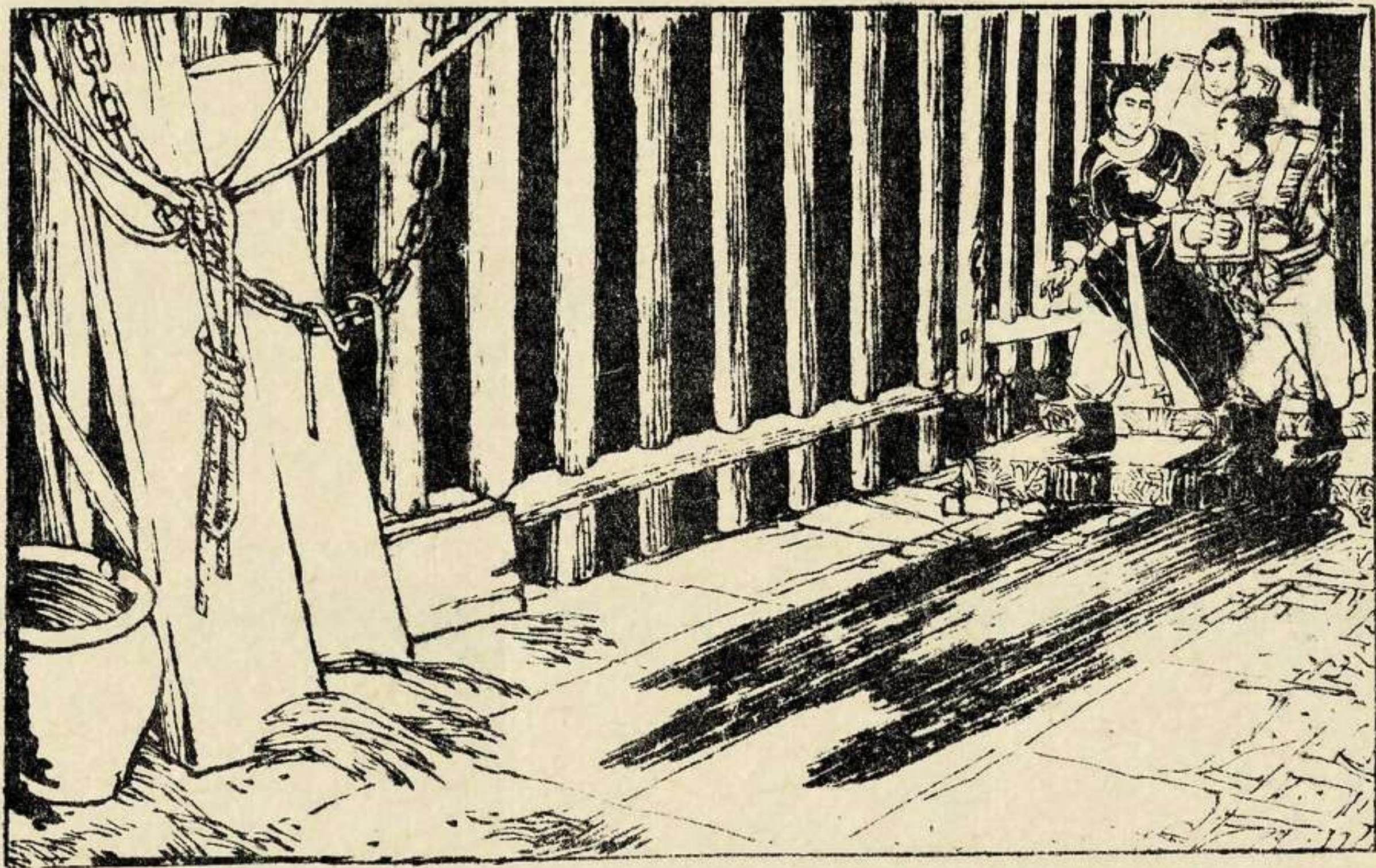
(40) 解珍、解宝押到亭前，包节级喝道：“你们俩是什么‘两头蛇’、‘双尾蝎’吗？”解珍道：“这是别人叫小人等的混名，但不曾陷害过良善。”



(41) 包节级咆哮道：“难道安分良民，有这样的匪号吗？今番我叫你两头蛇做一头蛇，双尾蝎成单尾蝎。”说完，一阵皮鞭，没头没脸地朝解珍、解宝打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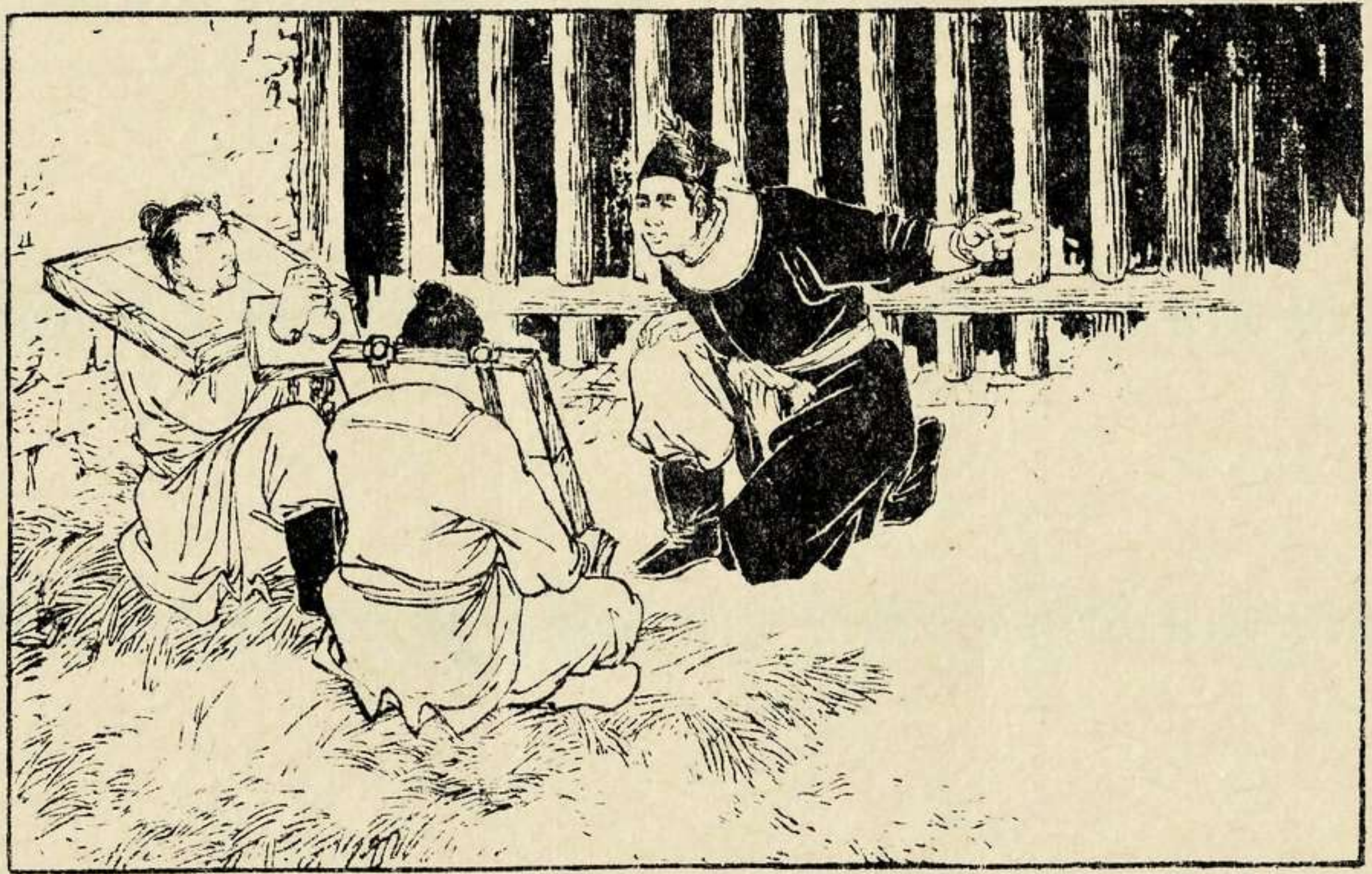
(42) 末了，有一个小牢子把他俩带回了死牢。那小牢子见四周没人，低声问道：“你两个认得我么？我是你哥哥的妻舅。”解珍摇头道：“我只亲弟兄两个，别无那个哥哥。”



(43) 那小牢子道：“你俩须是孙提辖孙立的兄弟。”解珍这才领悟道：“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，我不曾和你相会。足下莫非是乐和舅？”那小牢子点头称是。



(44) 乐和是个聪明伶俐的人，不但会吹弹歌舞，而且还精通武艺。他见解家弟兄是个好汉，有意搭救，便把包节级受贿赂，蓄意害死他们的事说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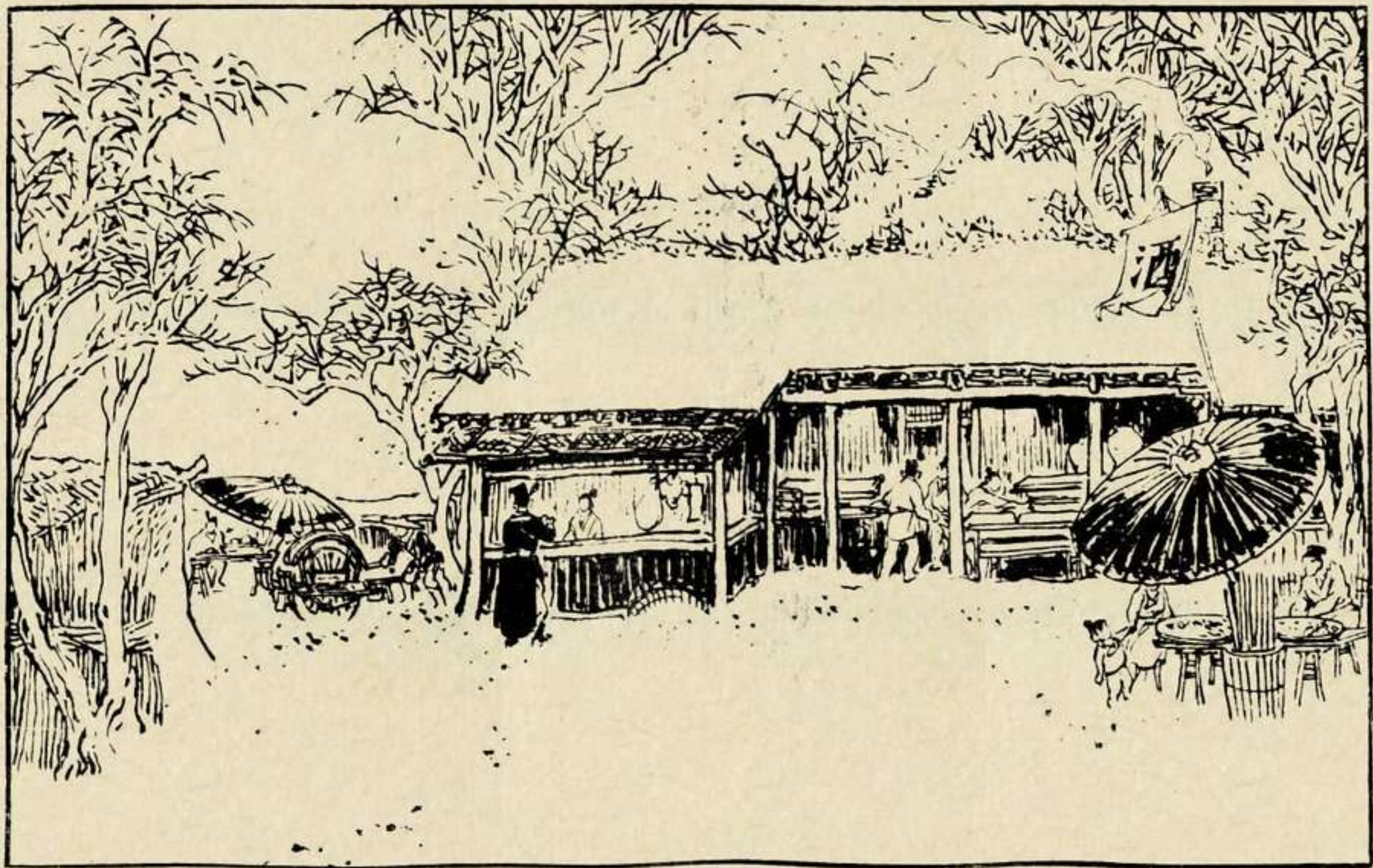
(45) 解珍沉思一番，说：“你不提孙提辖则罢，提了，我央你寄个信。我有个表姐叫母大虫顾大嫂，是孙提辖兄弟孙新的妻子，在东门外十里牌开酒店。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她不得，若报此信，姐姐必来救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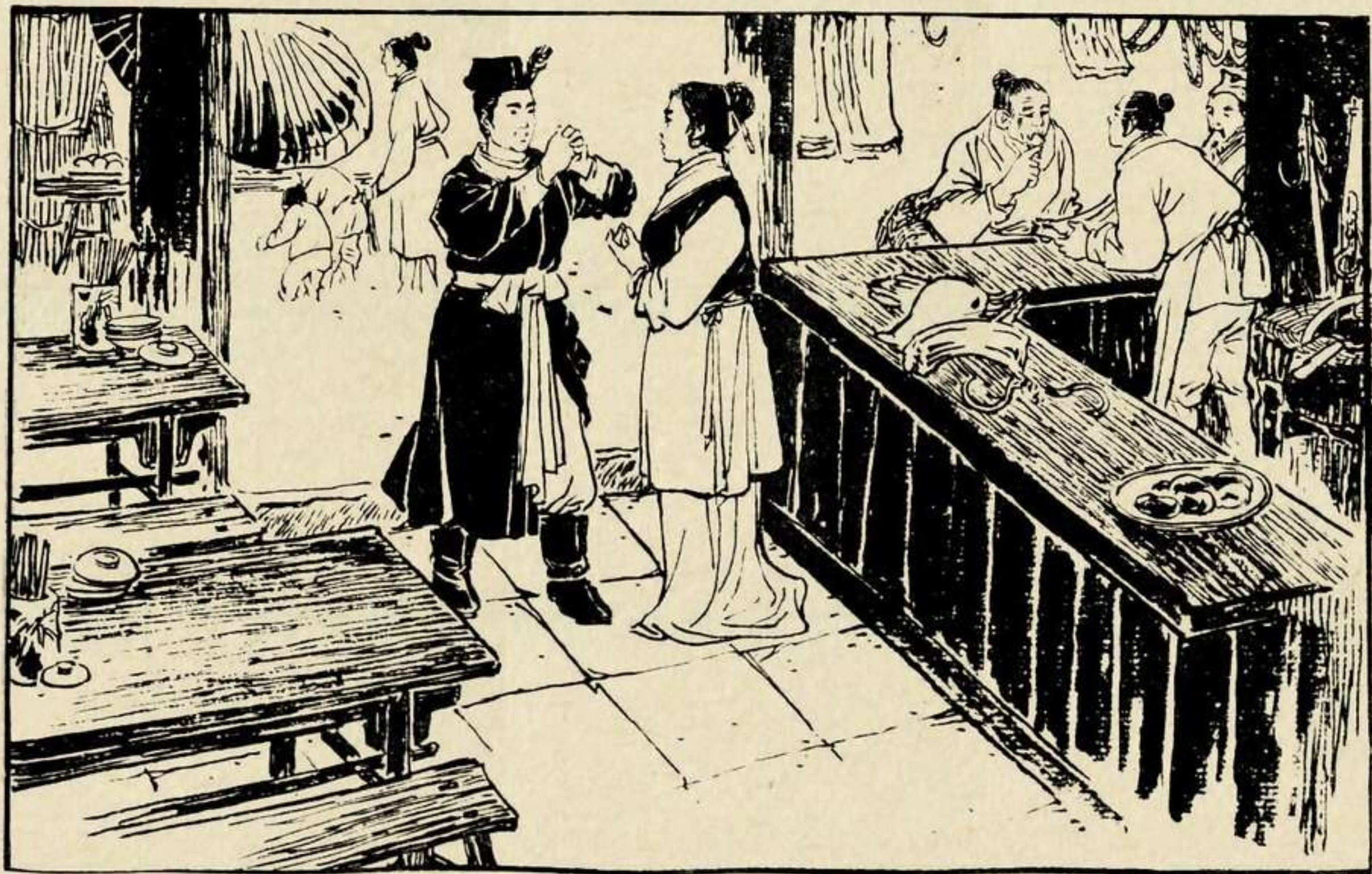
(46) 乐和听罢，转身取出许多烧饼肉食，给解珍、解宝吃上，并请他们宽心，一定把信送到。



(47) 随后，乐和推说有事，叫别个小牢子看守，径奔东门外十里牌找顾大嫂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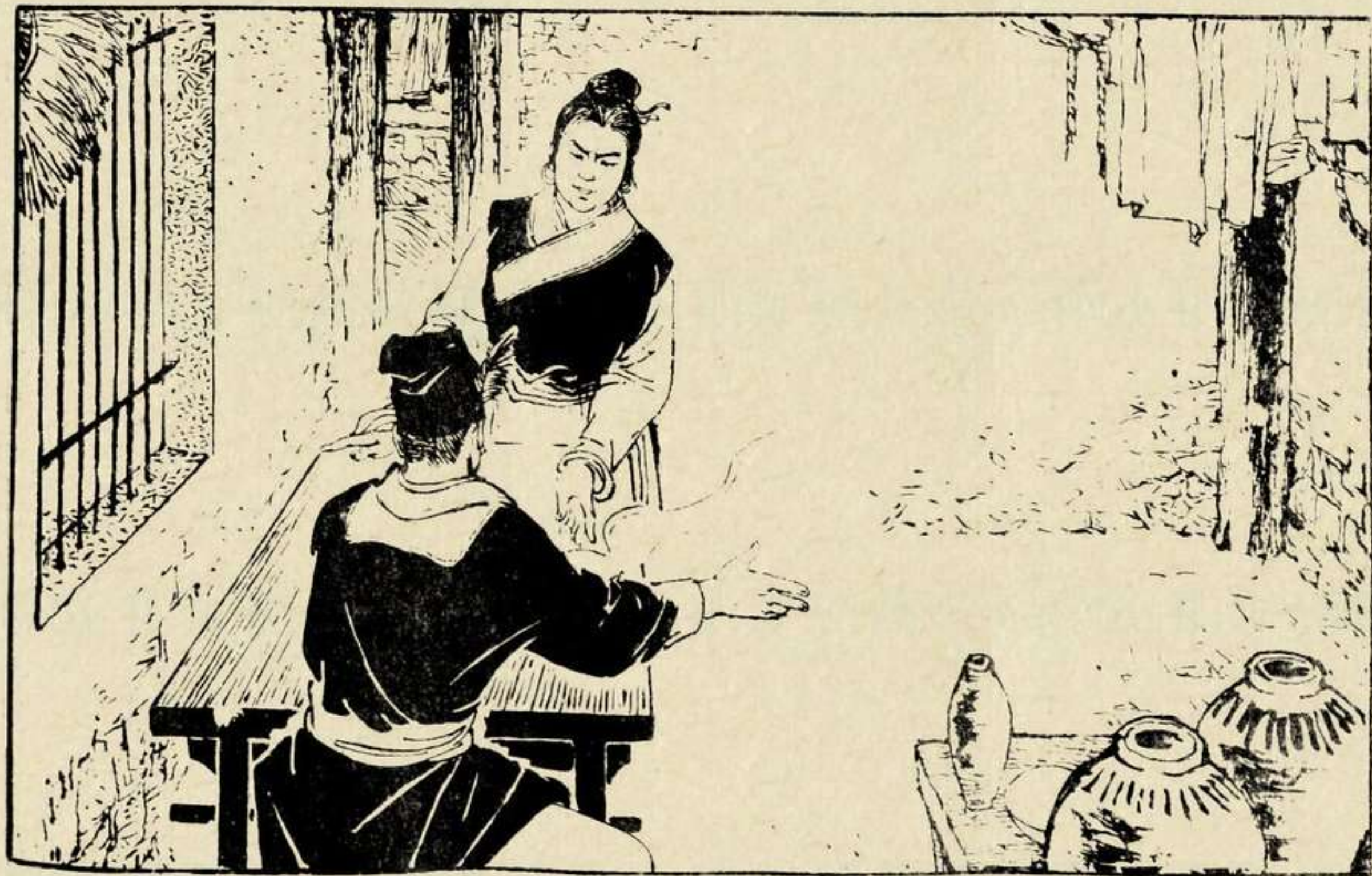
(48) 走到十里牌，乐和见有个酒店，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，柜中有个眉粗眼大，胖面肥腰的女人，想必是顾大嫂了，便上前问：“此间姓孙么？”顾大嫂点头答道：“足下是要沽酒，还是买肉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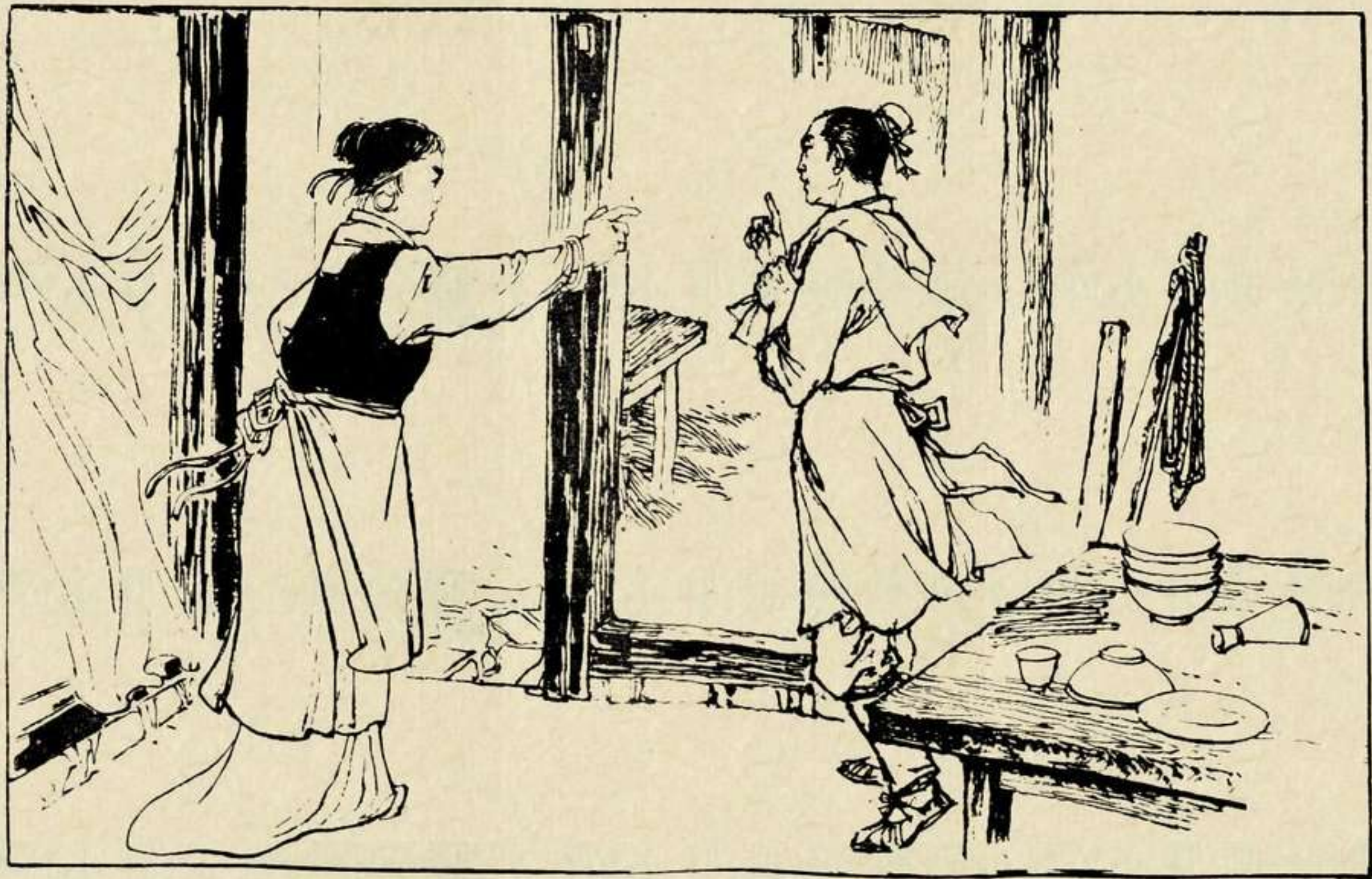
(49) 乐和道：“小人不买什么，我是孙提辖妻弟乐和。今有要事相告大嫂。”顾大嫂听了，忙让他进屋。



(50) 两人坐定，顾大嫂问道：“听说舅舅在州里当差，今日什么风吹得到此？”乐和答道：“小人无事，也不敢相扰。今日厅上发下两个罪人，虽不曾相识，但久闻他俩大名，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是双尾蝎解宝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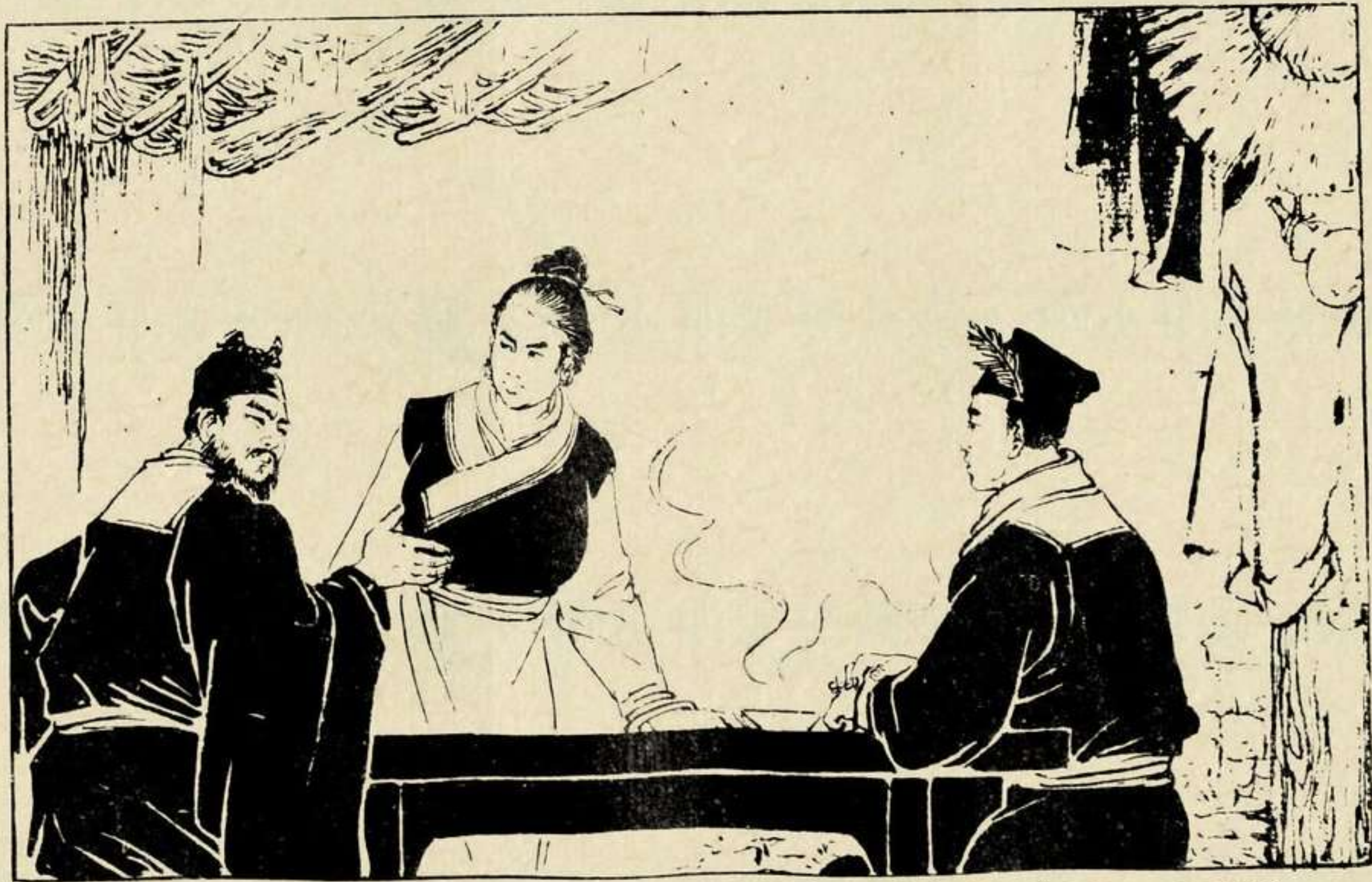
(51) 顾大嫂忙问：“他俩是我兄弟，不知犯什么罪下在牢里？”乐和道：“他俩因射得一大虫，被本乡财主毛善赖了，又把他俩强扭做贼，解入州里。他上下使钱后，叫包节级早晚结果性命。小人路见不平，独力难救，因此特来报信。”



(52) 顾大嫂听罢，连声叫苦，忙叫火家唤丈夫孙新来一同商量。孙新祖上是琼州人，军官子孙，因调来登州驻扎，弟兄就此安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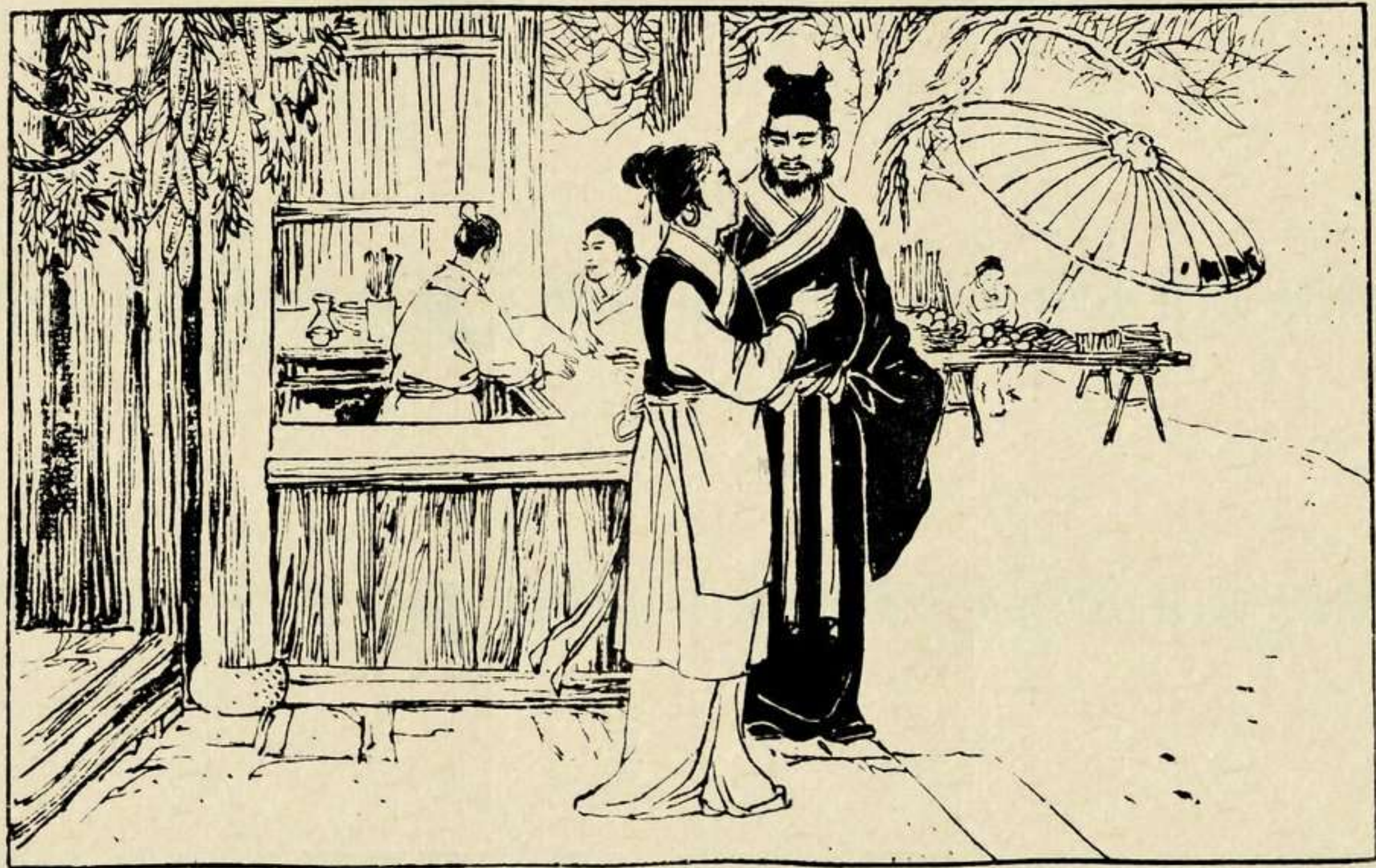
(53) 不多时，孙新来了。顾大嫂介绍乐和与他相见。孙新生得身长力壮，相貌神威，和哥哥都使得几路好鞭枪，因此人们把他弟兄俩比做唐朝大将尉迟恭，称他“小尉迟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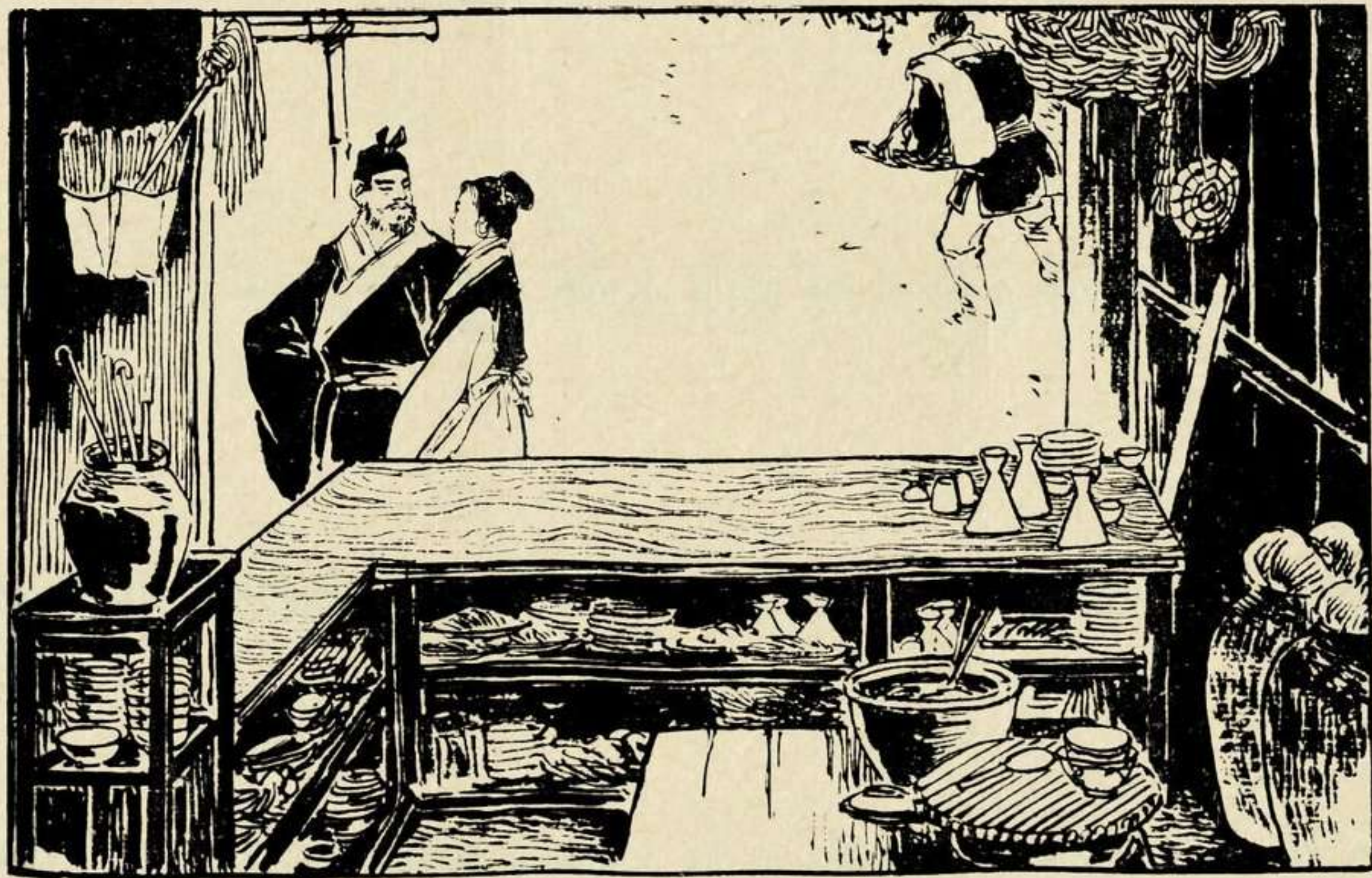
(54) 顾大嫂把这件事对孙新说了。孙新沉吟了一下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请舅舅先回去。他两个已下在牢里，全望舅舅照顾照顾。待我夫妻商量个妥善办法，便来相投。”乐和道：“但有用着小人处，自当出力向前。”



(55) 顾大嫂招待他吃了酒饭，又拿出一包碎银交给乐和：“烦舅舅回去散与众人和小牢子们，好生周全我两个弟兄。”乐和道了谢，自回牢里替她使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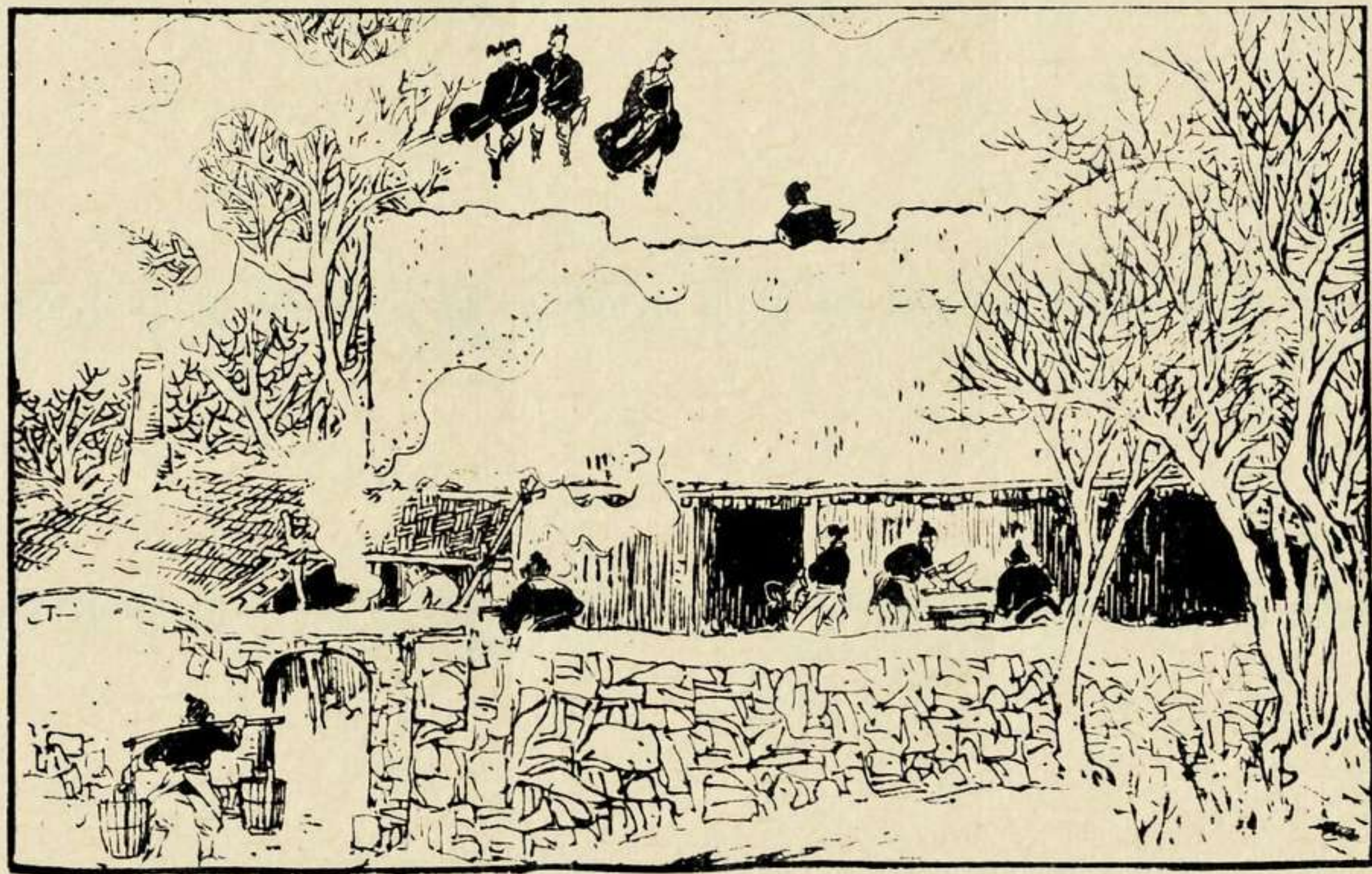
(56) 乐和走后，顾大嫂问孙新：“你有什么办法救我兄弟？”孙新道：“毛善那厮有钱有势，防你弟兄俩出来，不肯干休，所以定要结果他们。若不劫牢，别无他法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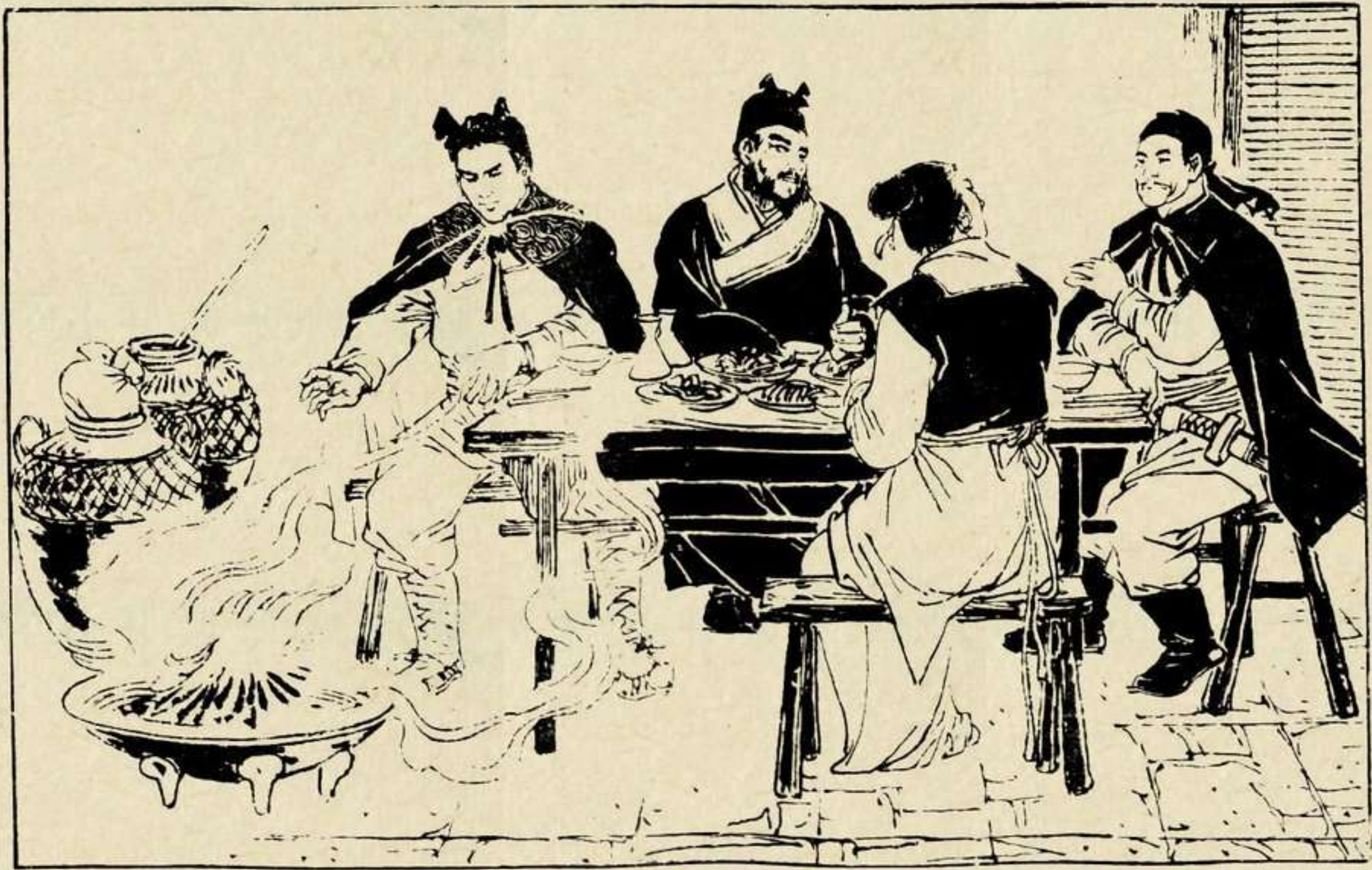
(57) 顾大嫂急忙道：“那我和你今夜便去。”孙新笑道：“你好粗鲁。我和你也要有个打算，劫了牢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再说，没有我那哥哥和另两个人，行不得这件事。”



(58) 顾大嫂忙问另两个人是谁。孙新说：“是登云山上聚众打劫的叔侄俩——邹渊和邹润。他们和我最好，若得他们两个相助，此事便成。”顾大嫂见登云山离这儿不远，急催丈夫去把邹渊叔侄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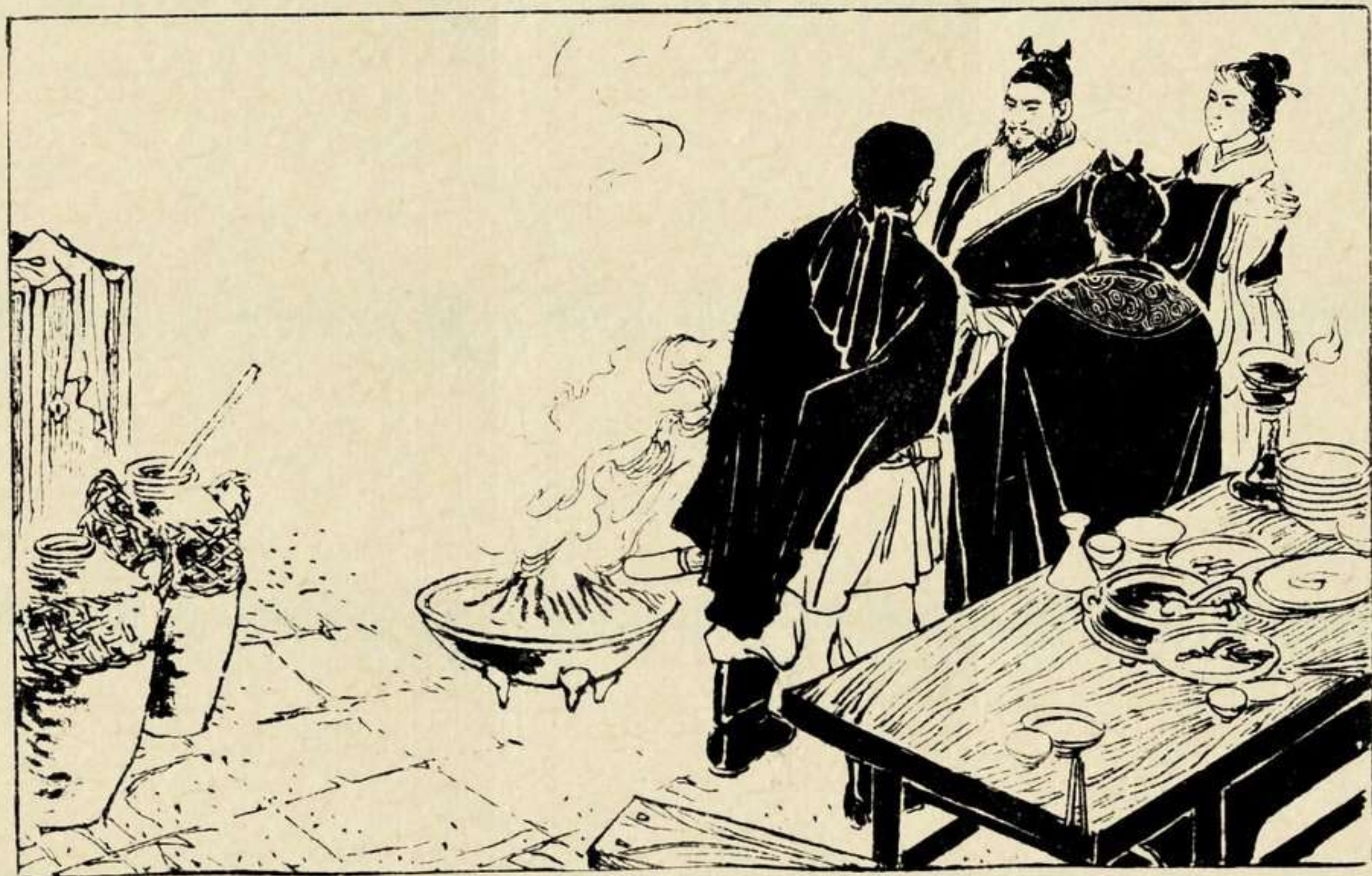
(59) 孙新去后，顾大嫂吩咐火家杀猪置酒，迎候客人。黄昏时分，孙新引着两人来了。两人年纪相仿，身材高大，都有一身好武艺，都是见义勇为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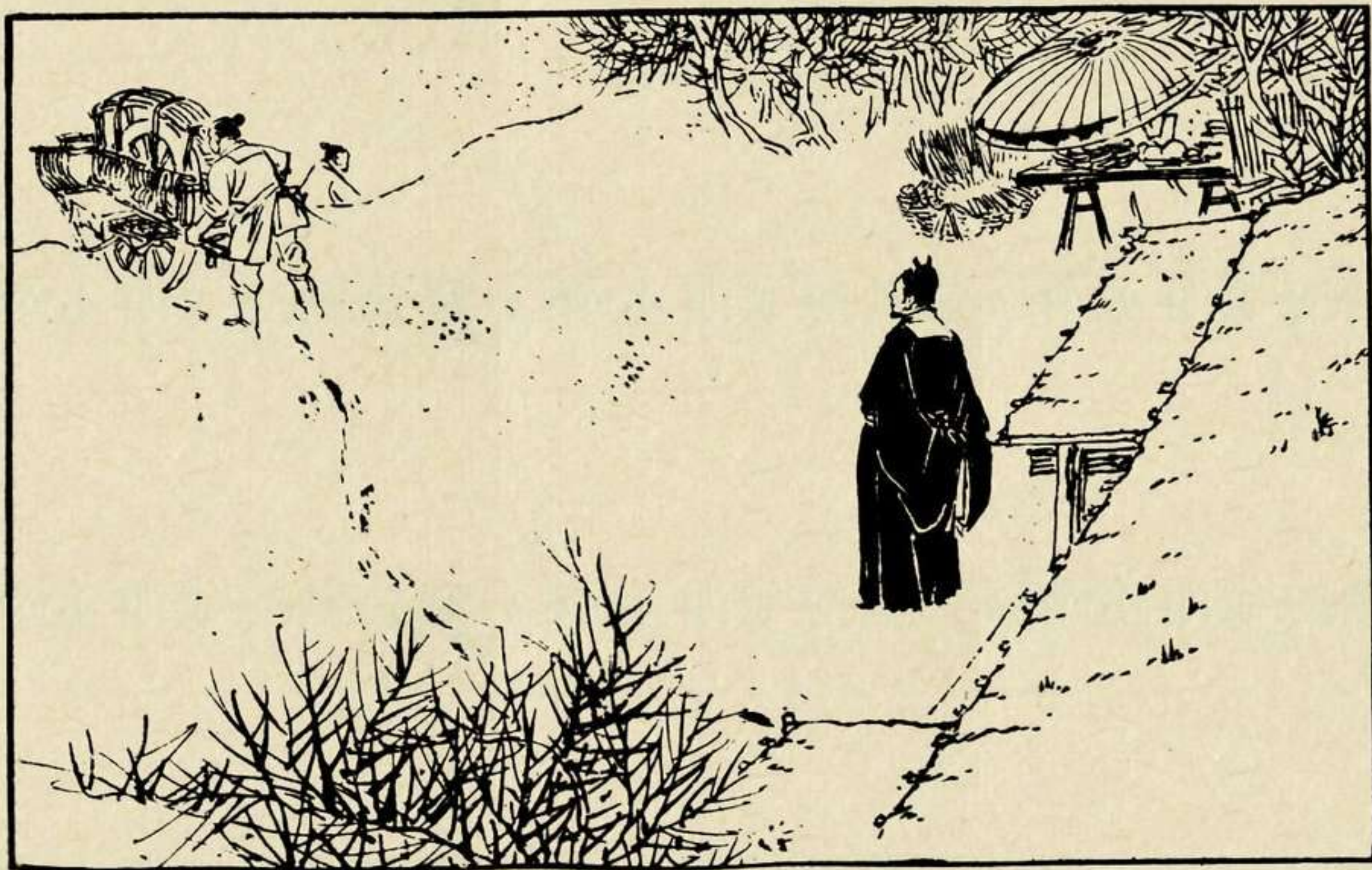
(60) 顾大嫂把解珍、解宝入狱和准备劫牢的事统统说了。邹渊道：“我那里有二十来个心腹，明日干了这件事，这里便安身不得了。我却有个去处，有心要去多时了，不知你夫妇两人肯去么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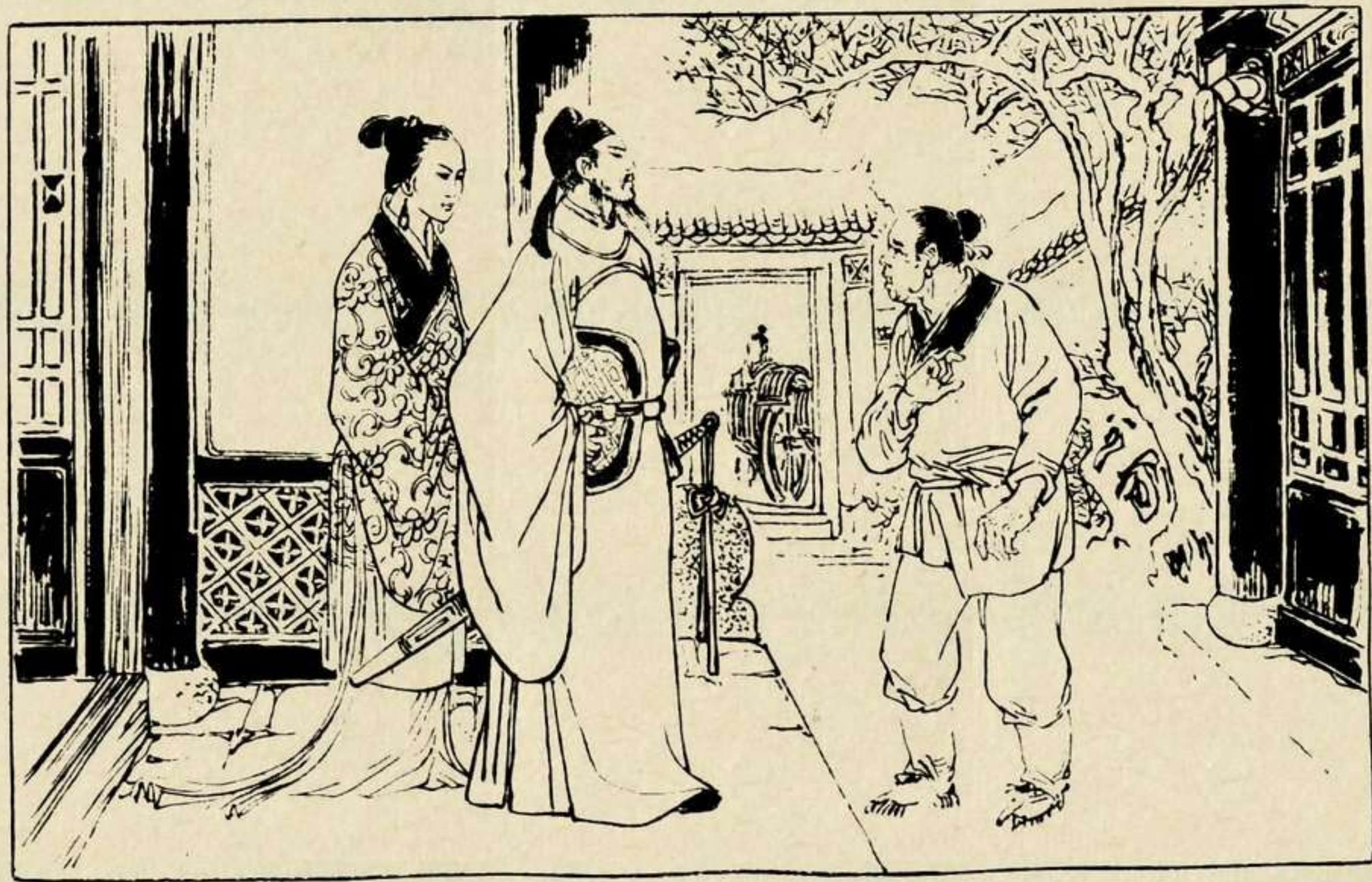
(61) 顾大嫂道：“只要救了我家弟兄，我都随你去。”邹渊大喜道：“好，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，广招贤士。我们救了你家弟兄，一起上梁山如何？”顾大嫂忙接口道：“最好，有一个不去的，我便乱枪戳死他。”



(62) 邹润见去向定了，还有一件事有点担心，他说：“倘若我们得了人，登州官府的军马追来怎么办？”孙新道：“我哥哥是本州军马提辖，我明日请他来，要他依允便了。”邹渊道：“只怕他不肯落草。”孙新说：“我自有良法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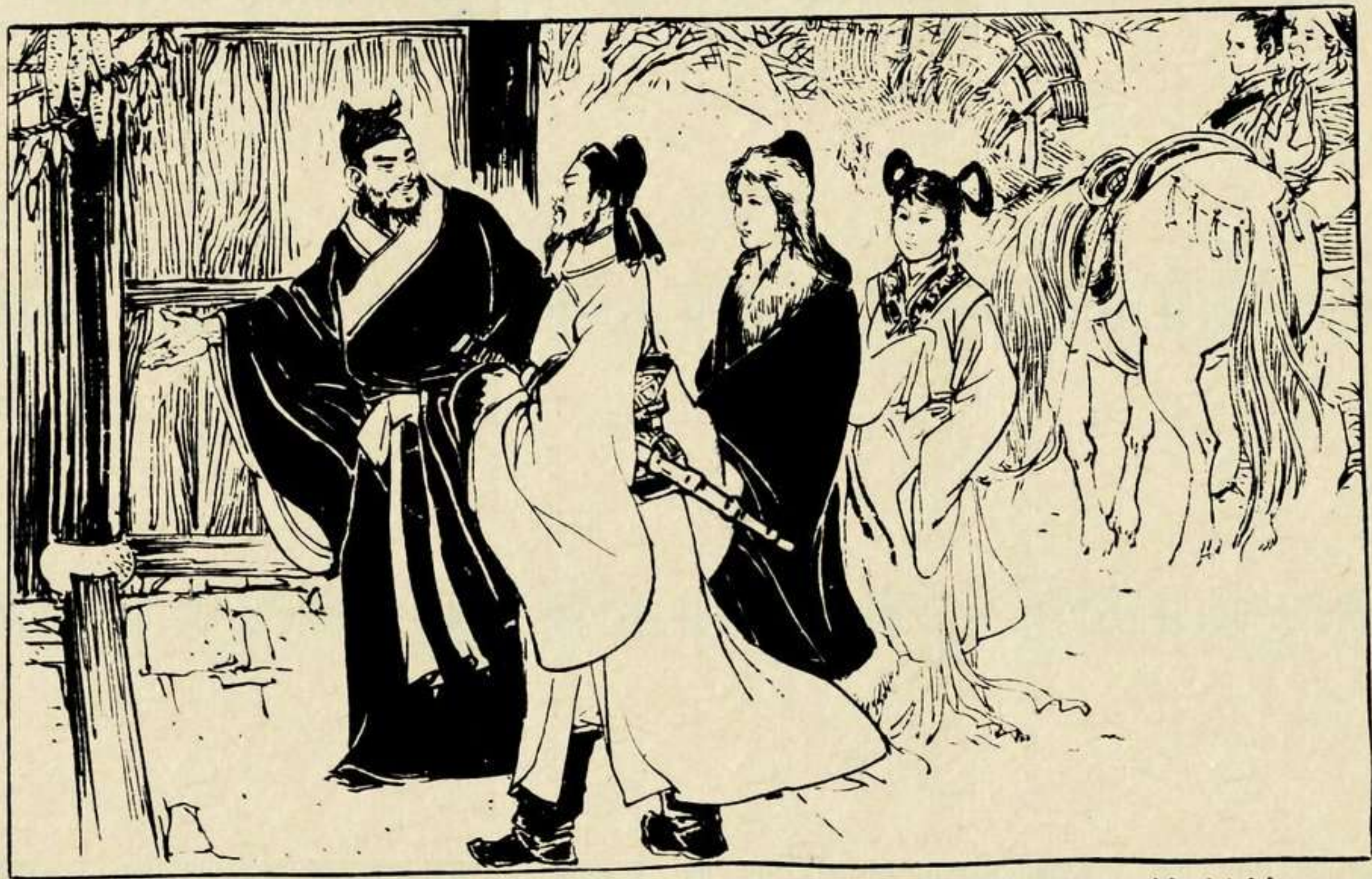
(63) 酒吃到半夜才散，两个好汉便留宿在店里。第二天早晨，孙新指使一个火家带着两个人，推着一辆小车，前往城里孙提辖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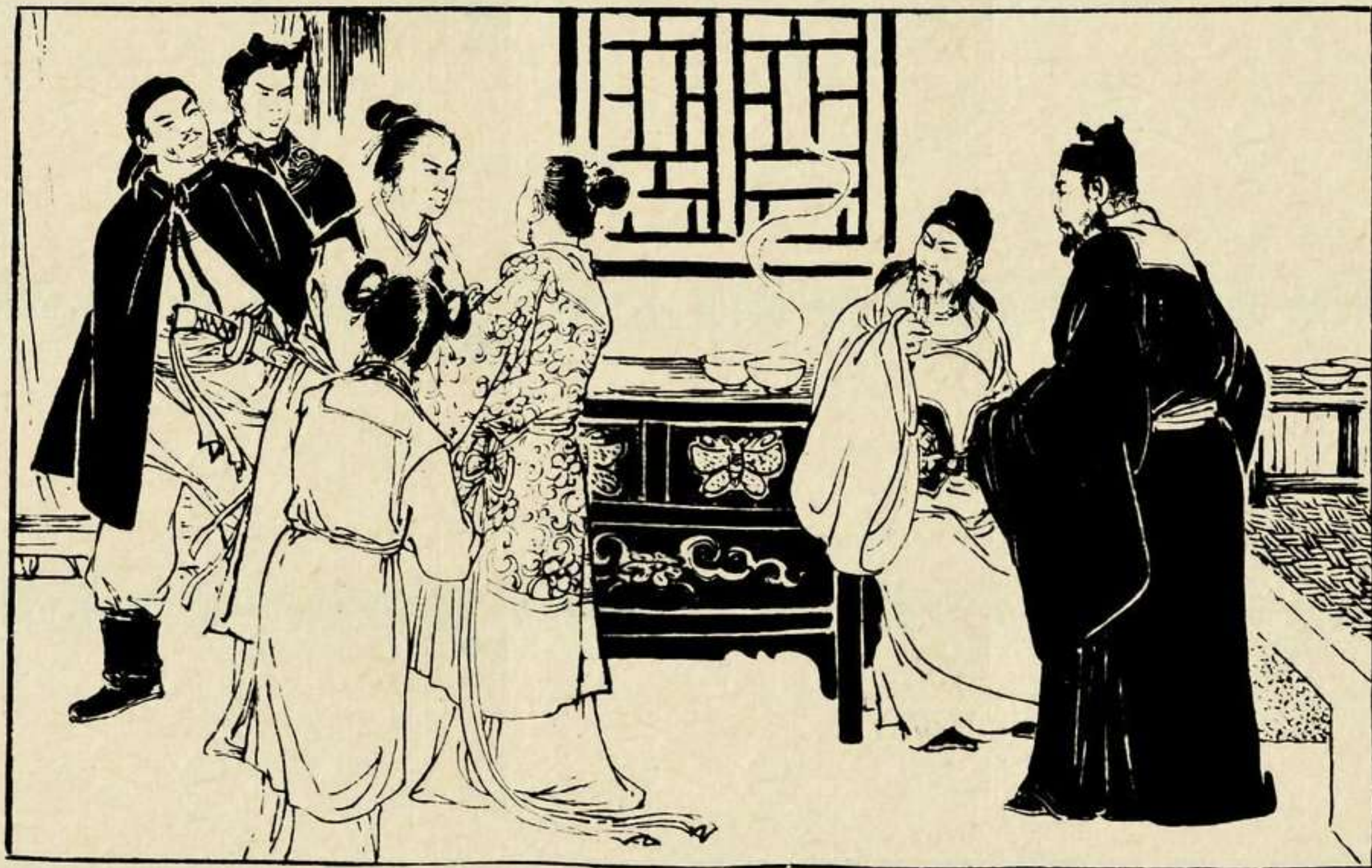
(64) 火家见了孙提辖，禀告说：“家中大嫂病重临危，有几句紧要的话，要向大人夫妇说，请大人马上去。”



(65) 孙提辖听说弟媳病危，忙载着乐大娘子，骑着马，带着十数个军汉，直奔十里牌来。



(66) 孙提辖生得淡黄面皮，络腮胡须，射硬弓，使长枪，腕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，绰号“病尉迟”。孙立走到店门前，下马便问孙新：“兄弟，婶子害了什么病？”孙新答道：“她病症蹊跷，请哥哥里面说话。”



(67) 孙立和乐大娘子进入房里，见没有病人，刚想开口问，顾大嫂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背后跟着邹渊和邹润。孙立问：“婶子，你害什么病啊？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受拜。我害了救兄弟的病。”



(68) 孙立好生奇怪，顾大嫂说：“伯伯，你不要装聋作哑。你在城中，岂不知我兄弟解珍、解宝被毛善和王孔目设计陷害，早晚要谋害性命。如今我和这两个好汉商定要去劫牢，救出两人，投奔梁山泊入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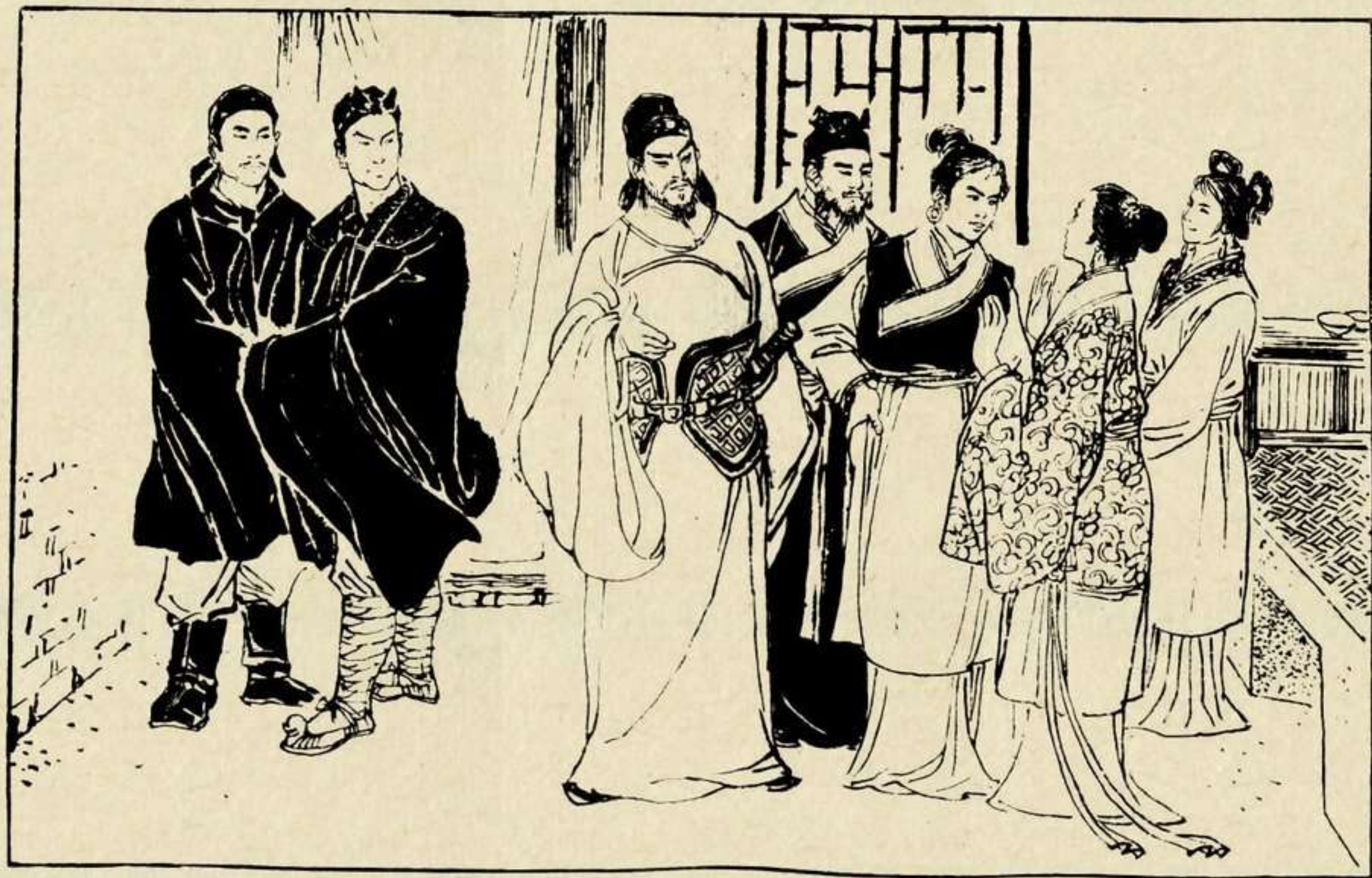
(69) 顾大嫂见他面有难色，继续说：“我恐明日事发，负累伯伯，因此请你们来商量。若伯伯不肯去，我们自去梁山了。常言道：‘近火先焦。’若朝廷知道了，伯伯替我们吃官司坐牢，那时可没人送饭救你了。伯伯尊意如何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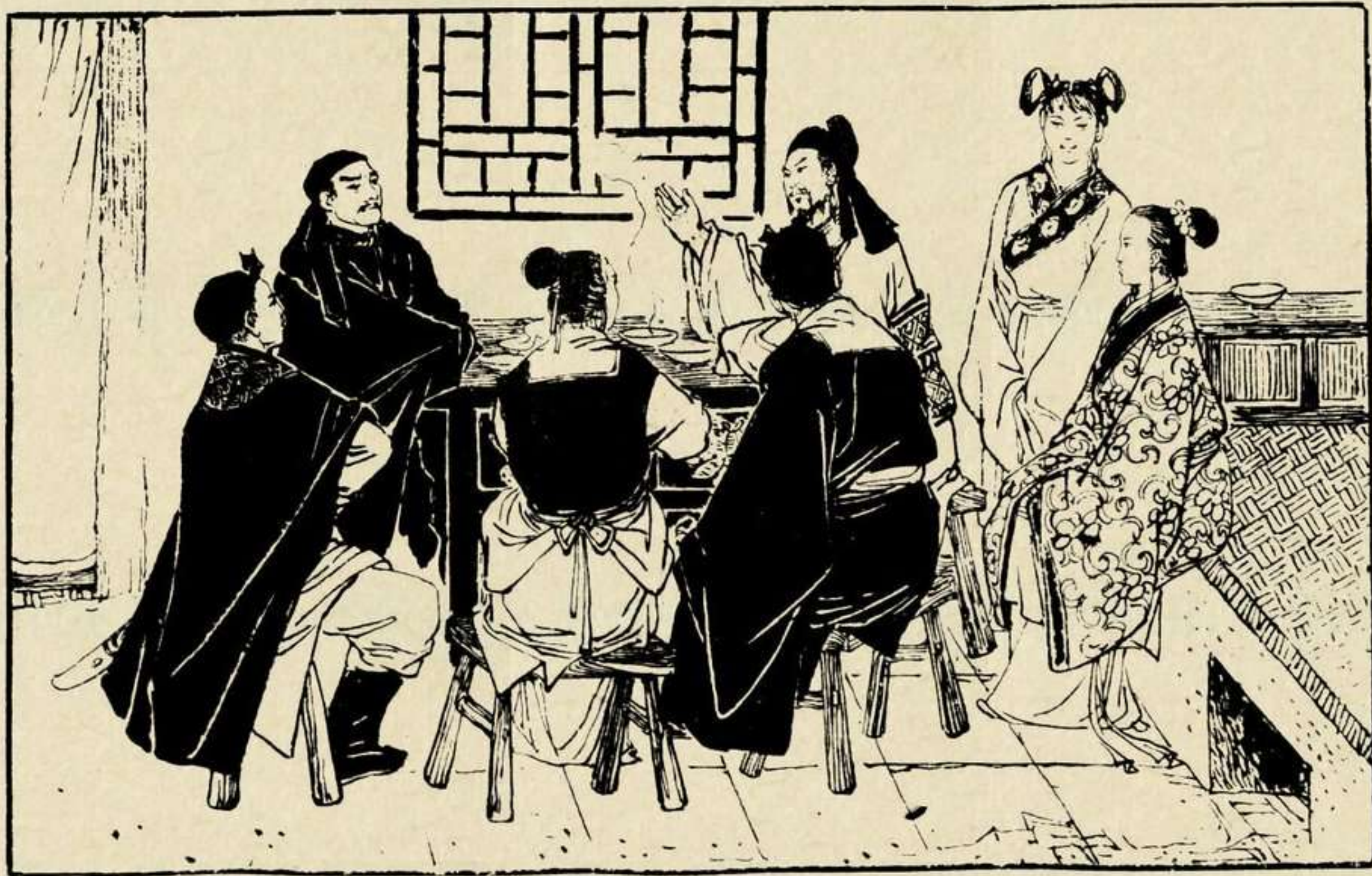
(70) 孙立道：“我是登州的军官，怎么能做这等事！”顾大嫂正色道：“既是伯伯不肯，我们今日先和伯伯拼个死活。”说着身边掣出刀来。邹渊、邹润也各拔出短刀相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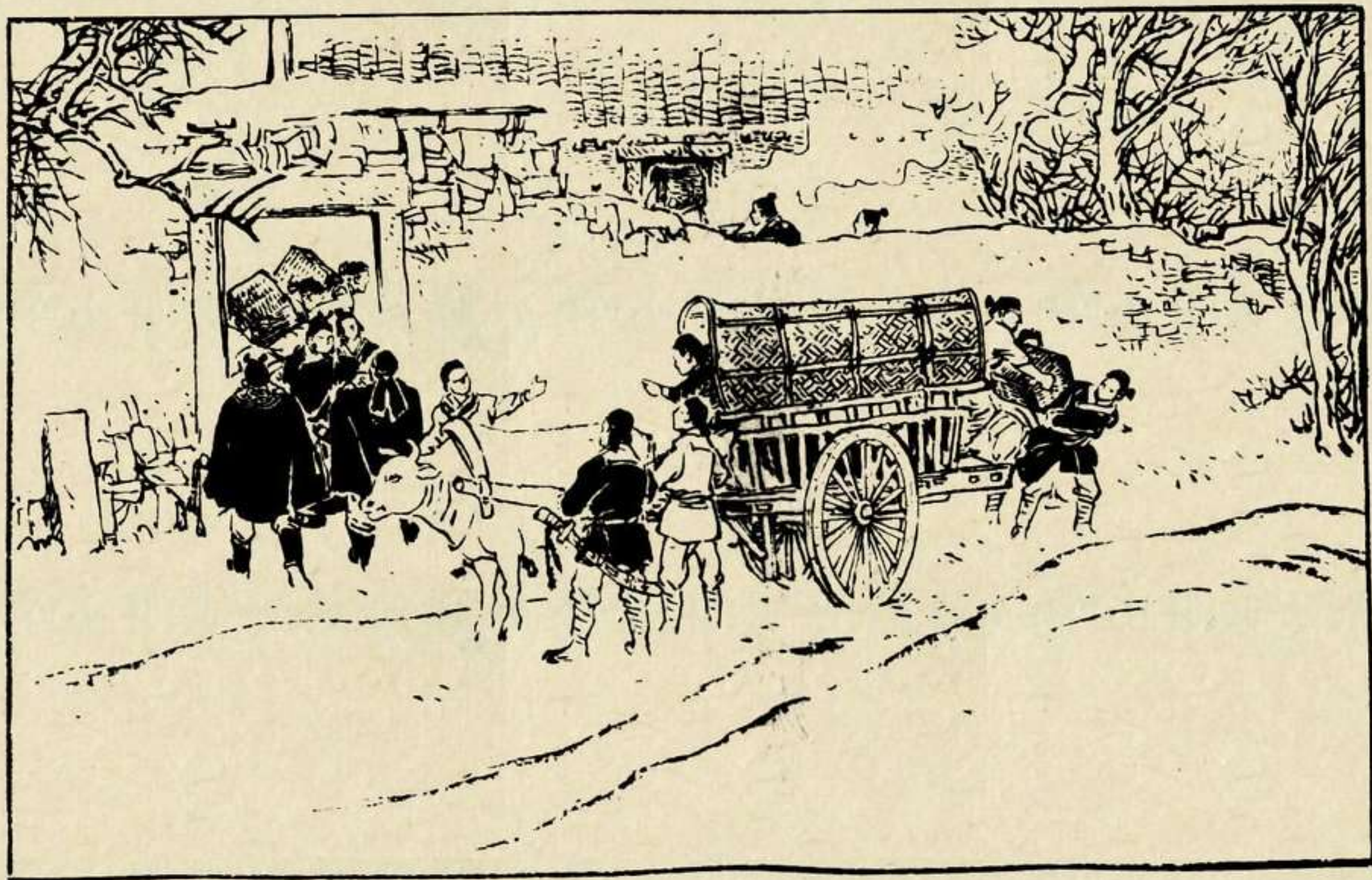
(71) 孙立急忙摆手道：“婶子且住，休要性急，我从长计较，慢慢地商量。”乐大娘子惊得半晌作不出声。顾大嫂说：“既是伯伯不肯，我们先送姆姆前行，自去下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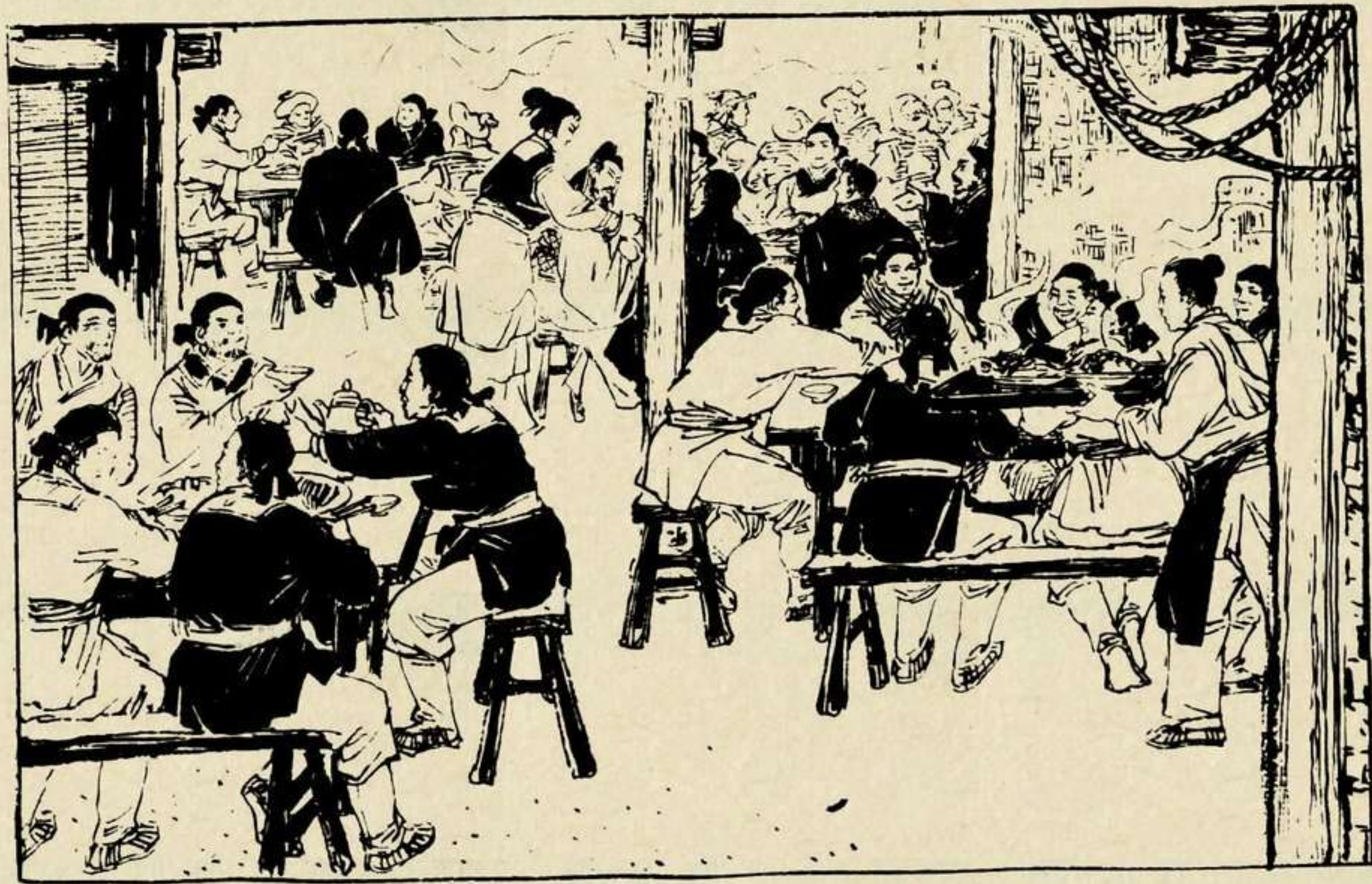
(72) 孙立无奈地说：“即使这样，也得待我回家收拾行李，看个虚实，方可行事。”顾大嫂说：“你的乐和阿舅早与我们透气了，一面劫牢，一面收取行李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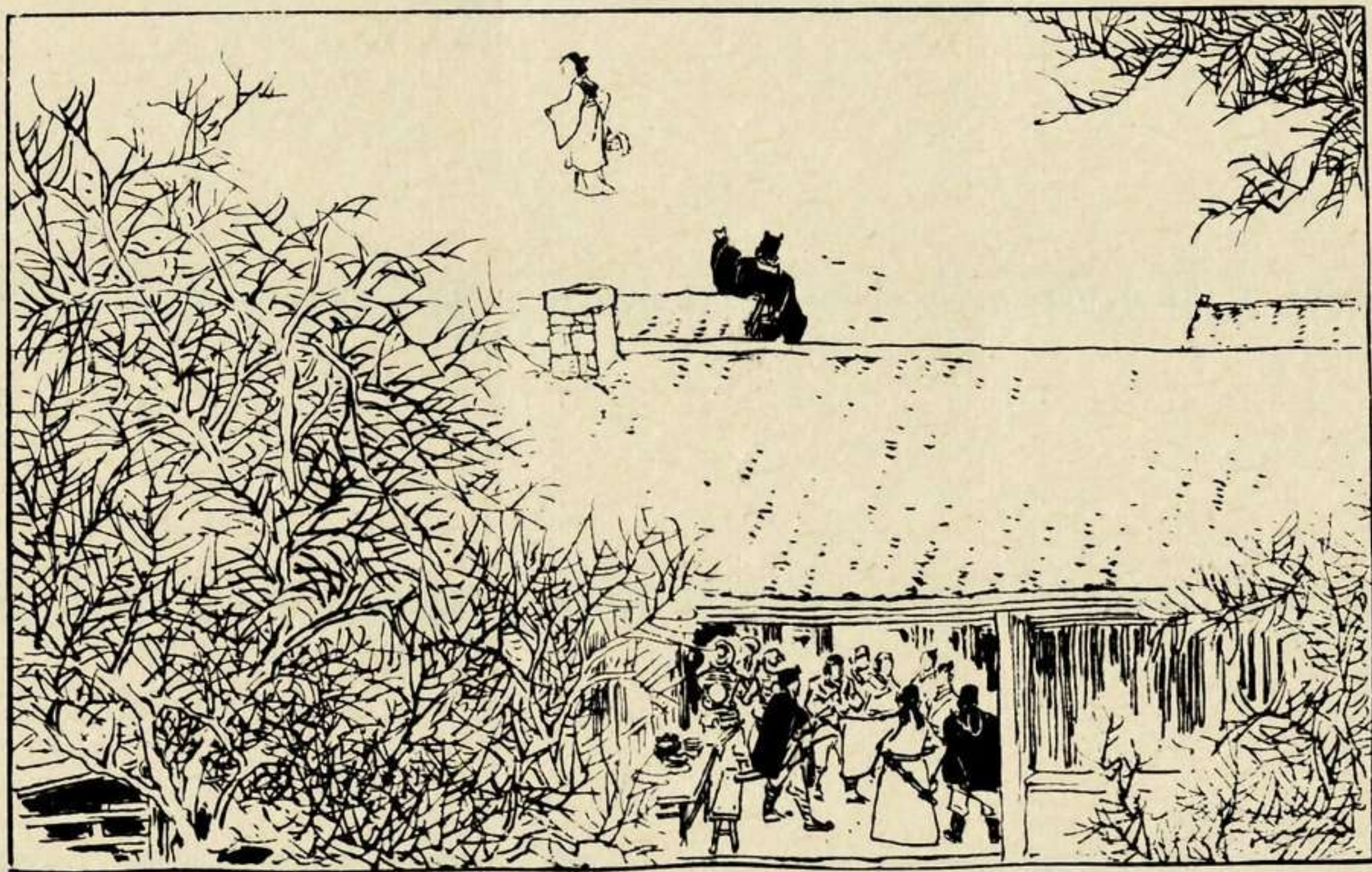
(73) 孙立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，我也推却不开，不成日后要替你们吃官司。罢，罢，罢，快一起商议吧！”当下商定：邹渊去登云山收拾财物人马；孙新入城找乐和，暗通消息给解珍、解宝。



(74) 次日，邹渊从山寨取了金银财物，带来了二十余个心腹。



(75) 孙新见家中有七八个知心火家，加上哥哥的十数个军汉，共有四十余人，心中大喜，杀了两口猪，一只羊，请众人尽吃一饱。



(76) 随后，顾大嫂身藏尖刀，扮作送饭的人先去。孙新跟着孙立，邹渊领了邹润，各带火家，分两路入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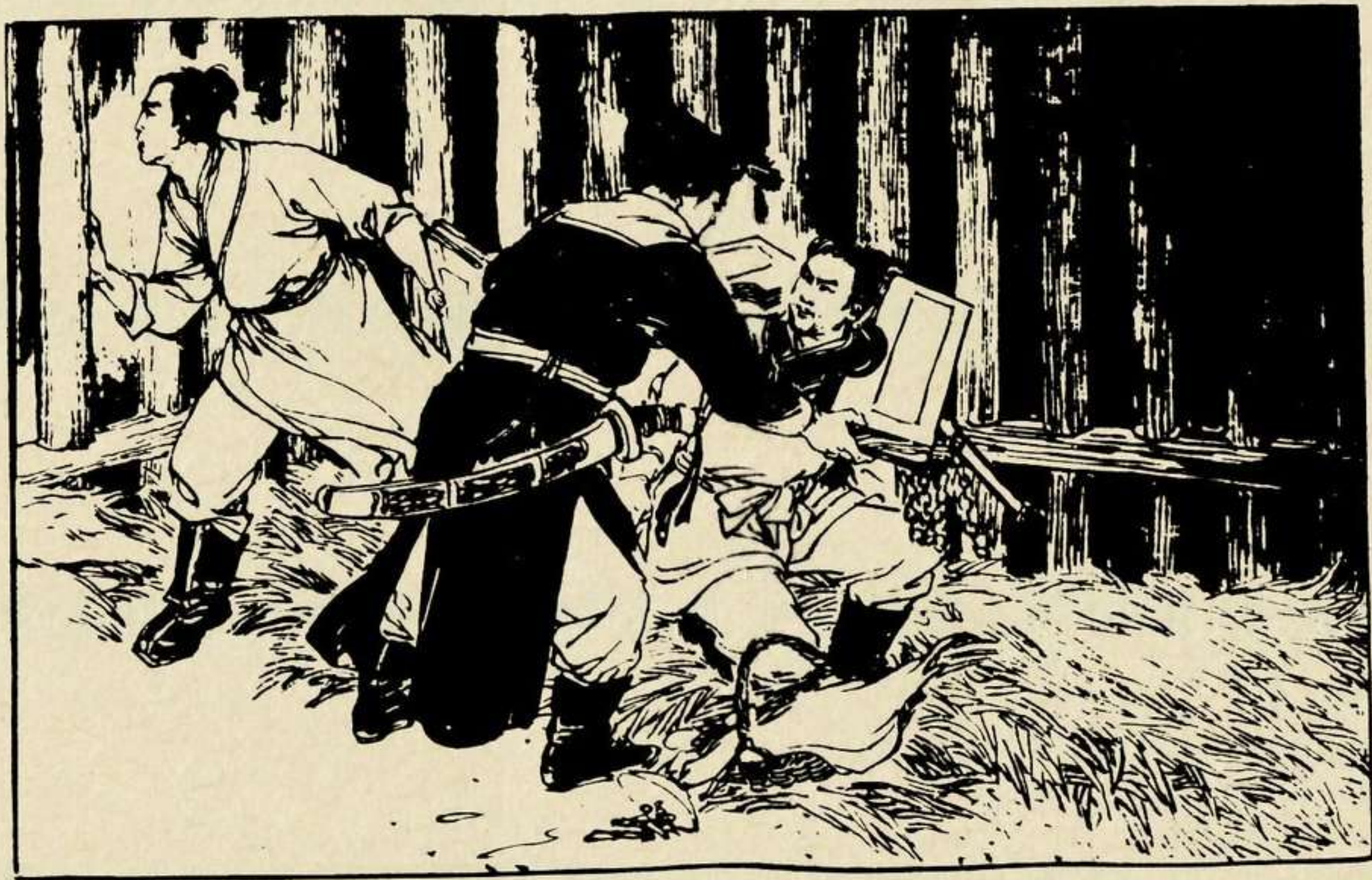
(77) 再说，包节级准备今日结果解珍、解宝的性命，恰逢乐和值班，他拿着水火棍，立在牢门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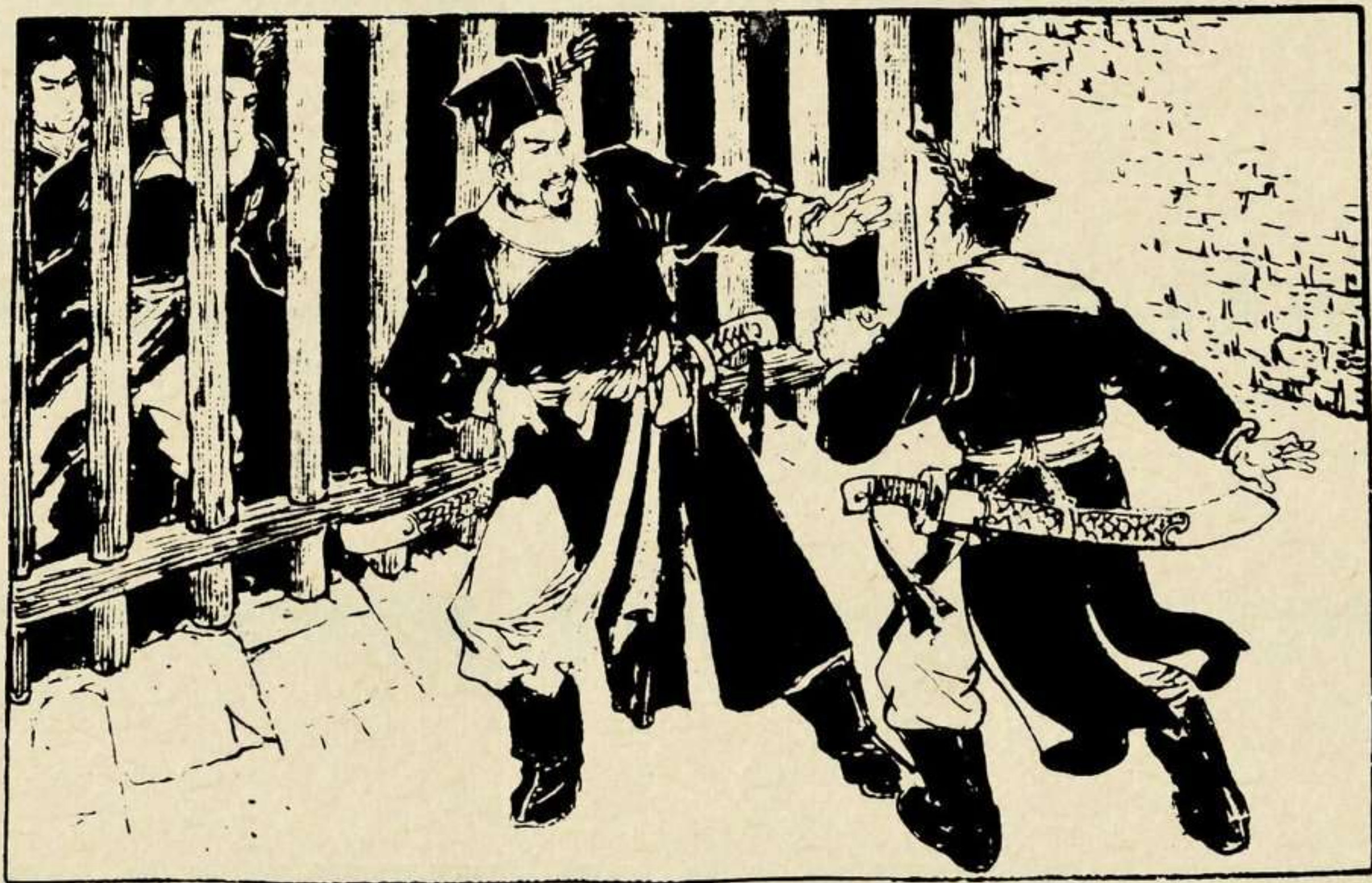
(78) 忽听一声铃响，乐和见是顾大嫂来送饭，忙开门放入。



(79) 包节级喝道：“这妇人是谁？敢进牢里来送饭？”乐和回道：“这是解珍、解宝的姐姐，自来送饭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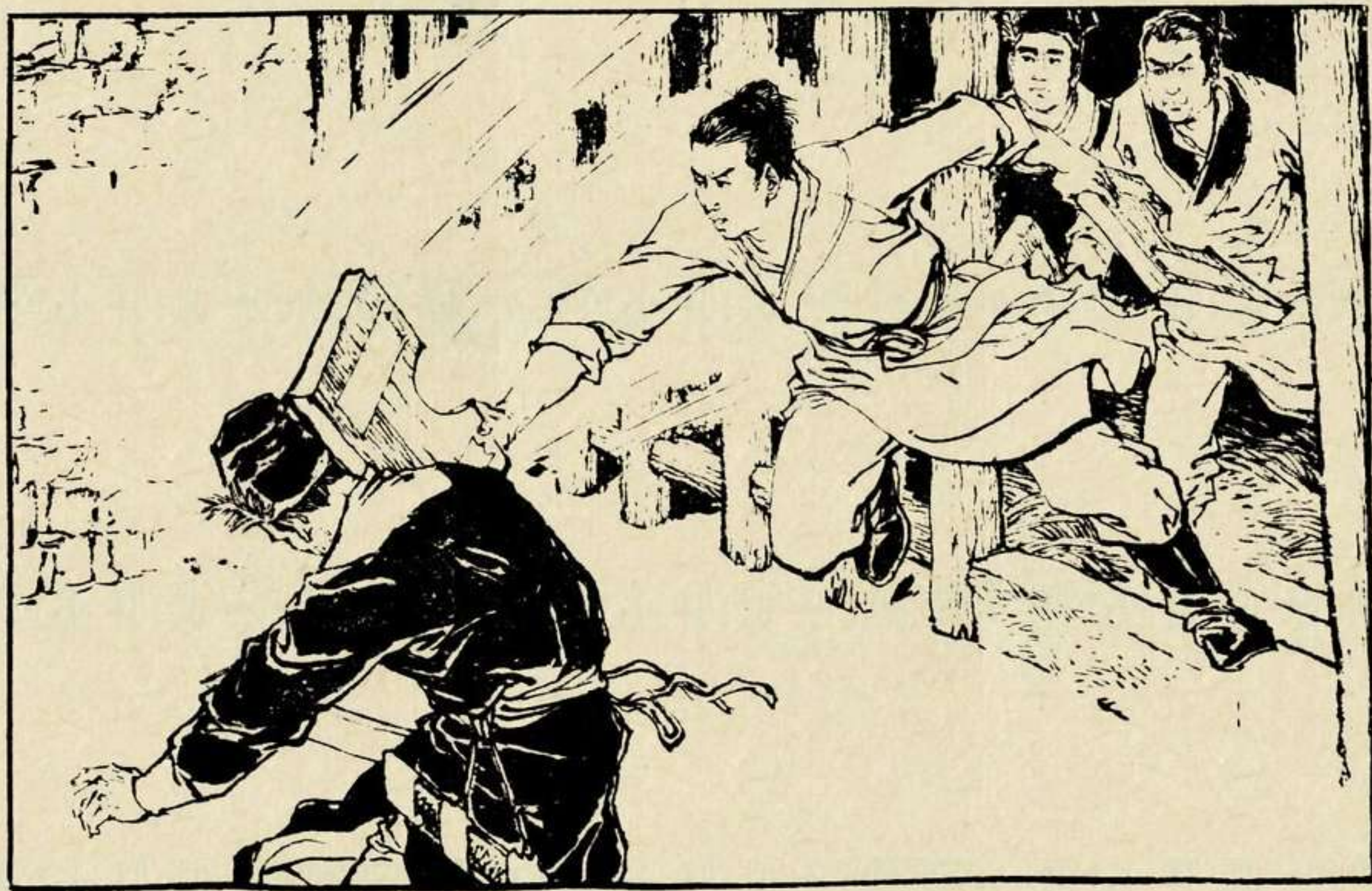
(80) 包节级不准顾大嫂进去，叫乐和替她代送。乐和提过饭篮，开了牢门。解珍、解宝忙问：“舅舅所传的信怎样了？”乐和低声说：“你姐姐已进来了，只等前后相应。”



(81) 这时，一个小牢子进来报说孙立在外敲门要进来。包节级道：“他是营官，来我牢里何事？休要开门！”说着，走下亭心，想去回绝。



(82) 顾大嫂大叫一声：“我的兄弟在哪里？”身边抽出两把明晃晃的尖刀。包节级见不对头，吓得拔腿就逃。



(83) 这边,解珍、解宝已打开枷梢,从牢门里走了出来,正迎着包节级。包节级措手不及,被解宝一枷梢打中,脑盖砸得粉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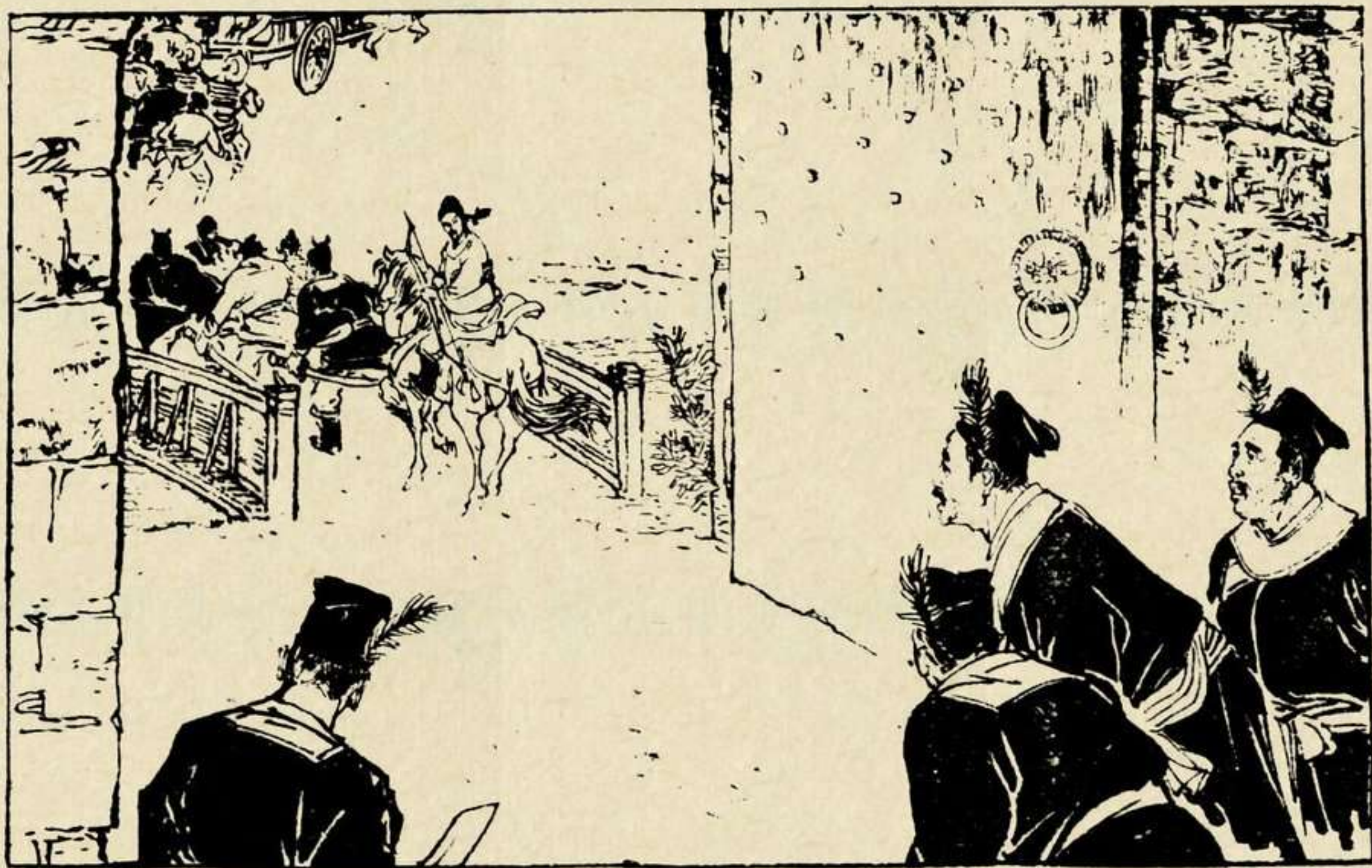
(84) 这时，顾大嫂也手起刀落，早戳翻了三五个小牢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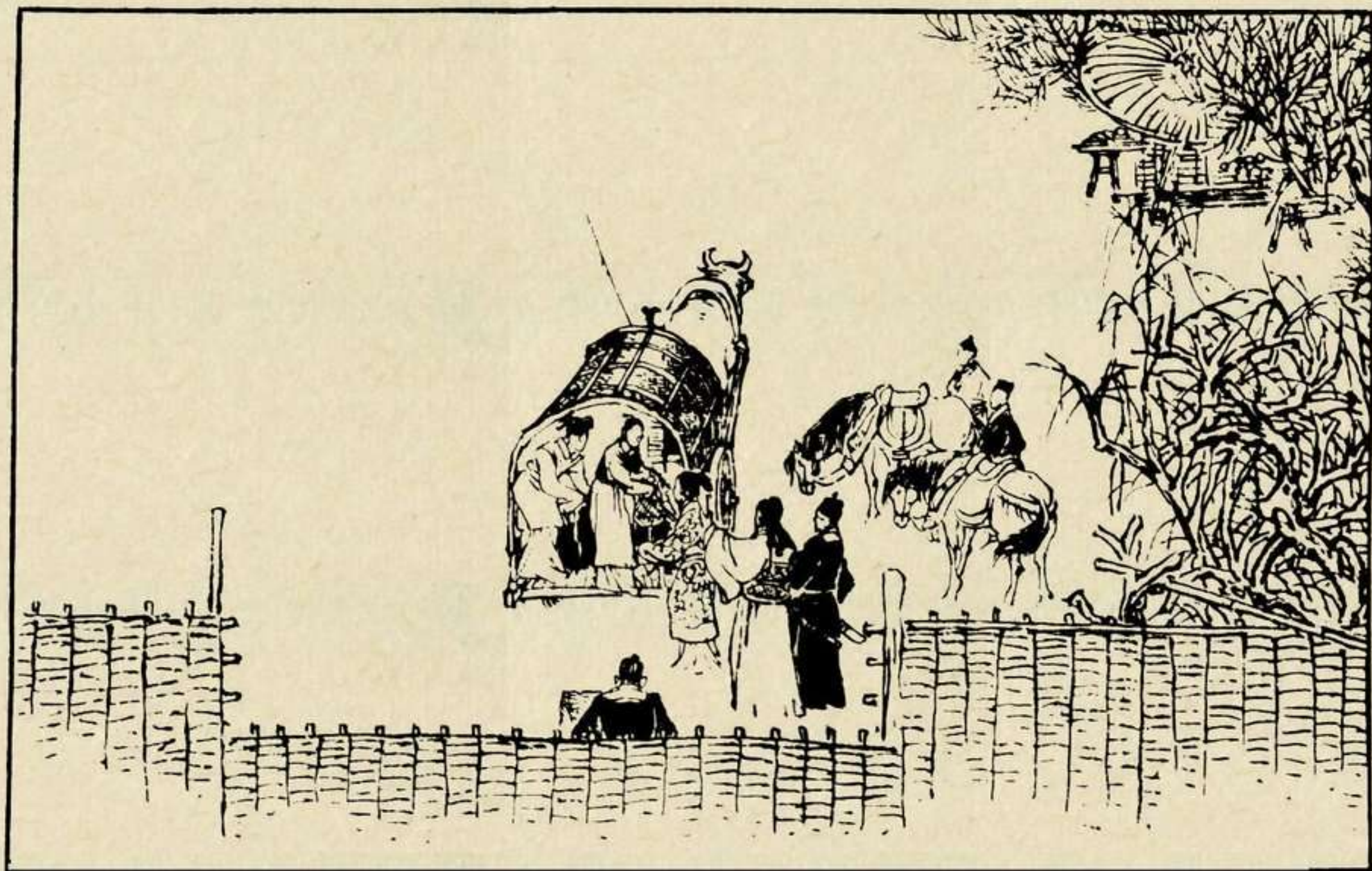
(85) 解珍、解宝、顾大嫂和乐和一齐发喊，从牢里打将出来，与牢外的孙立、孙新会同一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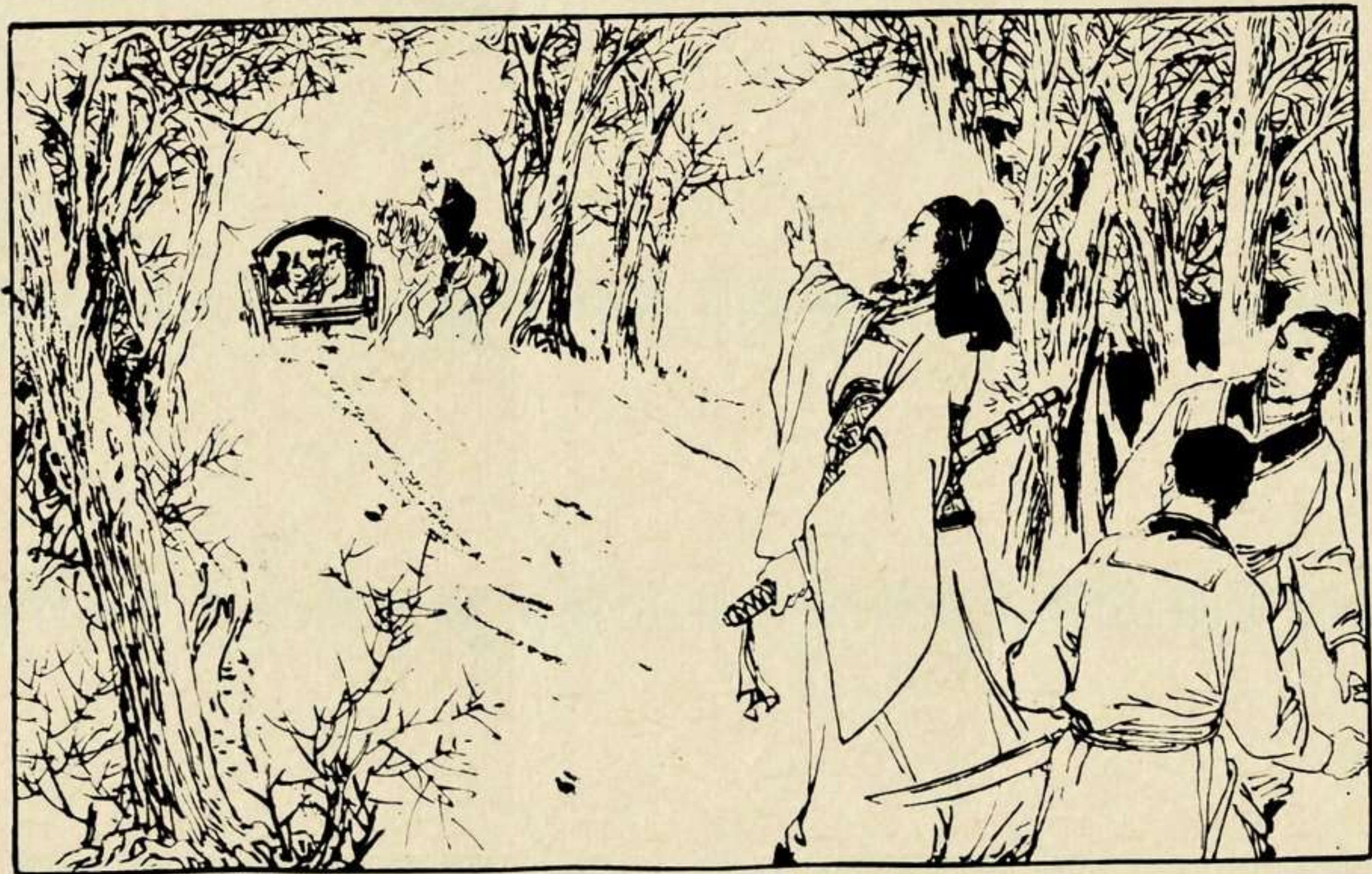
(86) 孙新等人一发望州衙杀去。路上，碰上邹渊、邹润奔来，手里提着知府和王孔目的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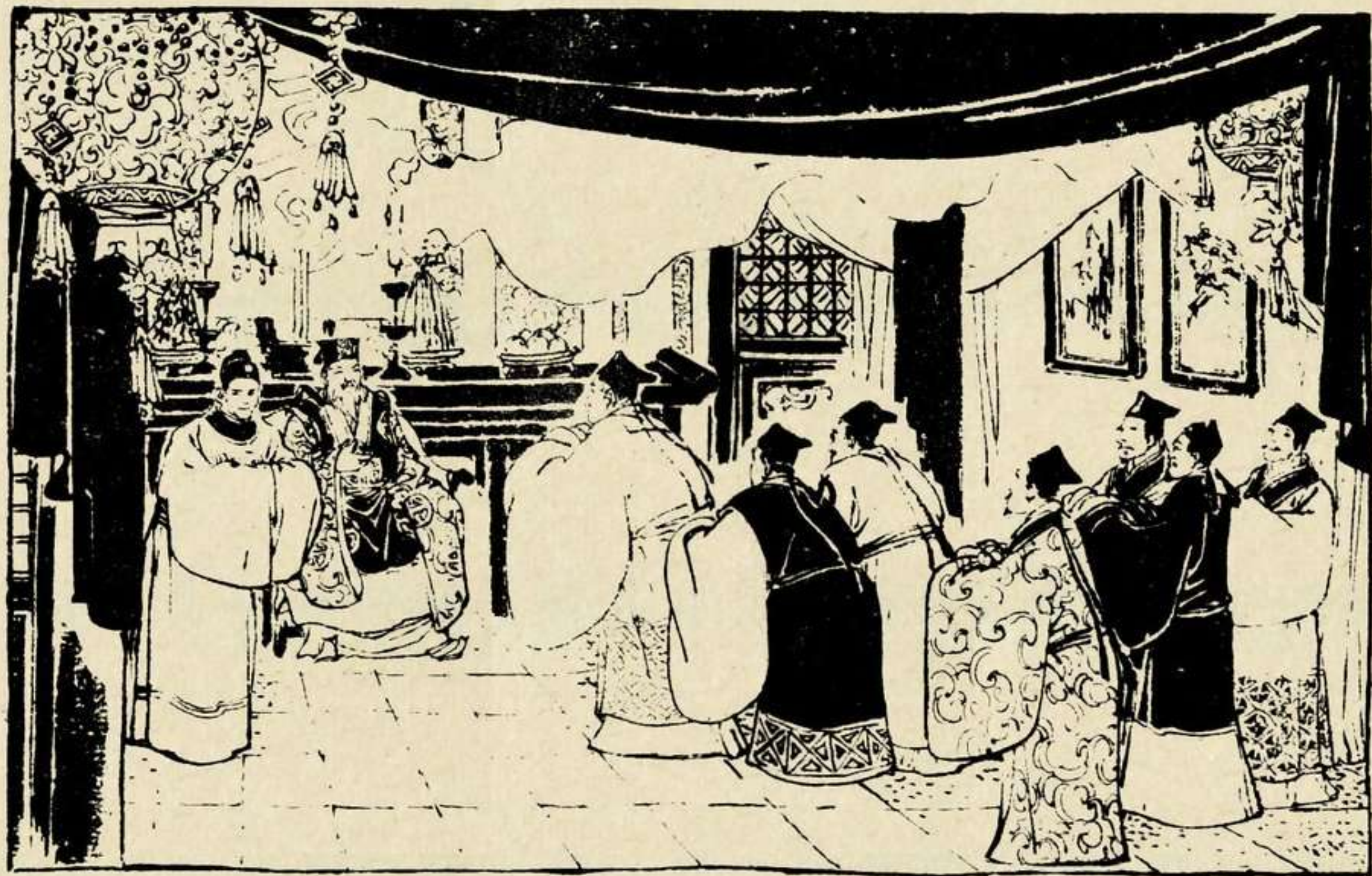
(87) 这时，街上人声大起。孙立骑着马，弯弓搭箭，压在后面。州里做公的人，认得是孙提辖，没人敢上前拦挡，望着他们朝城外奔去。



(88) 众人簇拥着孙立，来到十里牌，扶搀乐大娘子上车，准备投奔梁山泊。解珍、解宝道：“毛善这个老贼冤家，如何不去报仇？”



(89) 孙立说：“对！”命孙新和乐和先护车前去，自己随后赶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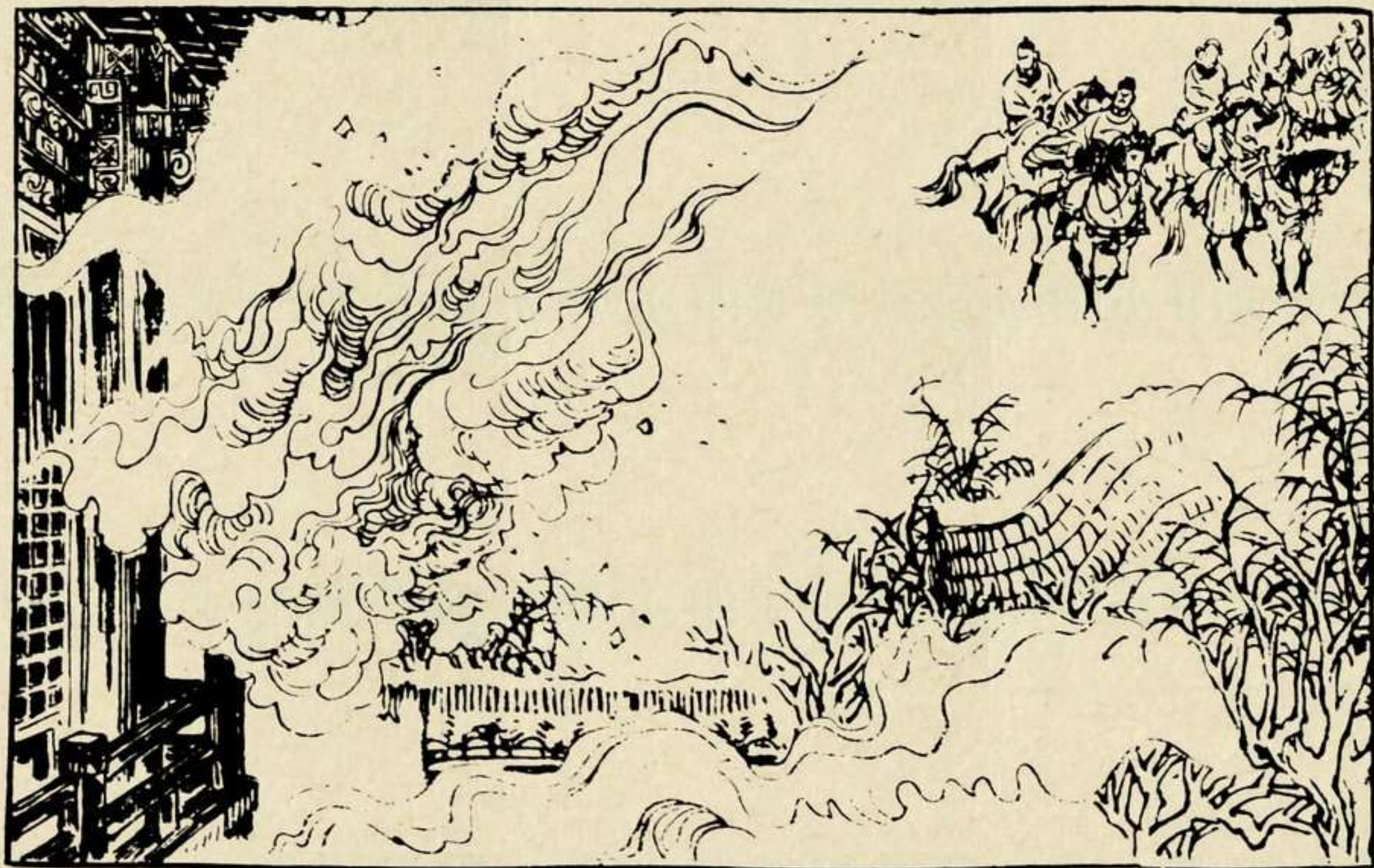
(90) 孙立引着解珍、解宝等人，径奔毛善庄上。这时，毛仲义正给父亲庆寿饮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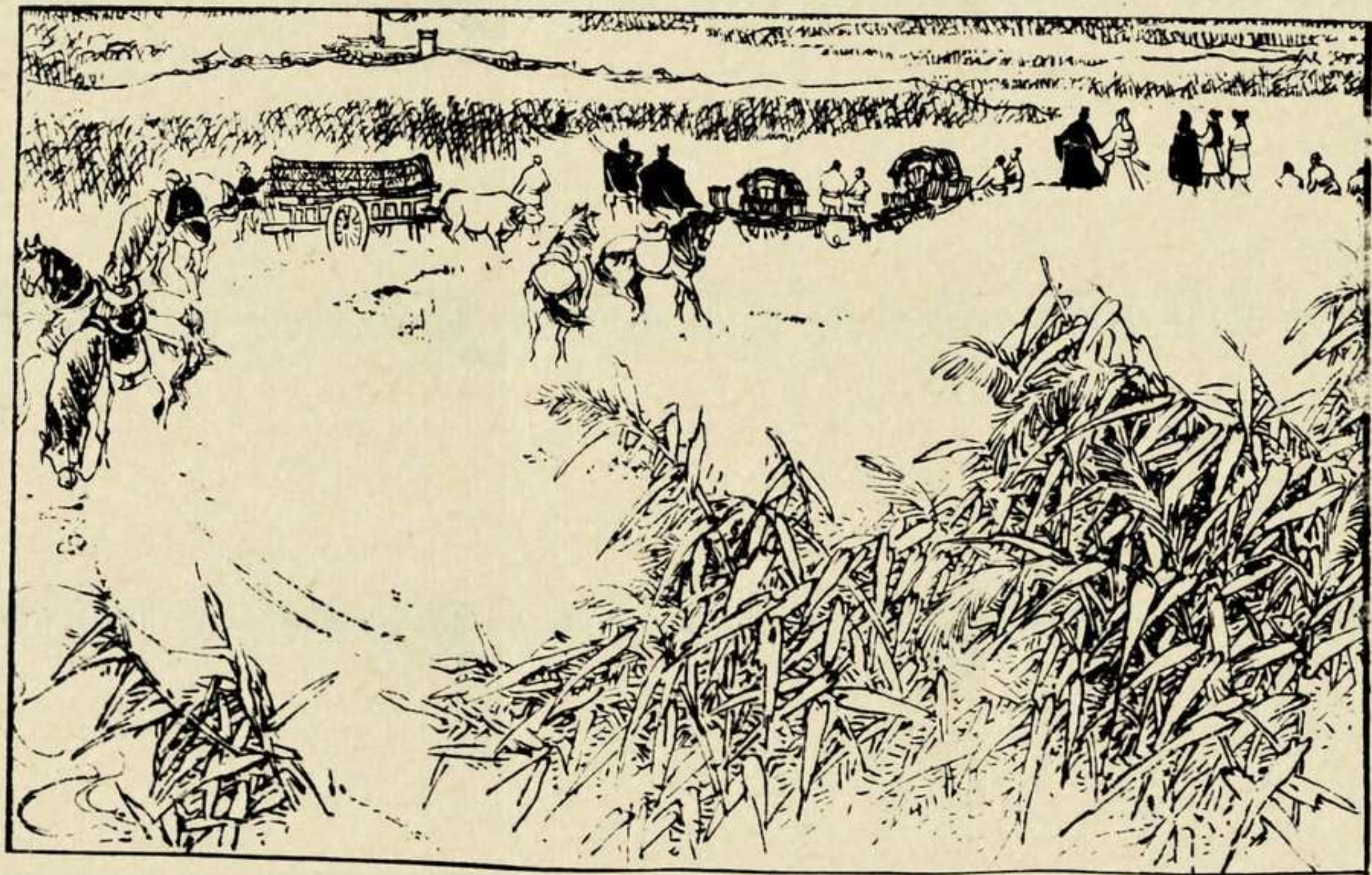
(91) 庄内不曾防备，众好汉一声呐喊，杀了进去。毛家父子见解珍、解宝赶来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吓得魂飞魄散，直往桌下乱钻。



(92) 解珍揪出毛善，解宝逮住毛仲义，喊了声：“你们这两个狗父子，也有今天啊！”一人一刀，报了冤仇。



(93) 随后，孙立等人将他一门老小，尽皆杀了，搜得十数包金银财宝，七八匹好马，一把火烧了庄院。



(94) 烧了庄院，各人上马，行不到三十里路，赶上了车仗人马，星夜直奔梁山泊去。

本书由“观潮轩”先生扫描并制作，
如果您喜欢，请购买原版。
本书电子版的版权归“观潮轩”先生
所有，不经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。



<http://shop33894957.taobao.com/>



猎 虎 记

原 著	施 耐 庵
改 编	丁 国 联
绘 画	凌 涛
封 面	陈 国 强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4 印张 1 16/32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0,001—1,260,000

统一书号：8081·12311

定价：0.12 元